箚子 玉冊文 辭 書
收議 樂章 題跋 揭帖
啓辭 傳 序 賀帖
疏 論 記

# 月汀集

利

月汀先生集卷之四

箚子 收議 啓辭 疏

宣祖大王議諡箚

海平府院君臣尹伏以微臣不得預於議諡之列而得之得聞則議請以祖字上號臣竊伏思之有所未安焉夫以大行大王正倫立極始正璿系於二百年積誣之後格天興運再造東韓於千餘載搶攘之中豐功偉烈卓冠千古其於大行受大名無容別議而祖創業之君則稱祖繼體之君則稱宗此是古今有國家之常典非崇於祖而祖加於宗也試考歷代

西漢二百年高祖外無稱祖東漢二百年世祖光武外無稱祖宋三百年太祖外無稱祖高麗五百年太祖外無稱祖其中國多有以功以德不遷之廟而亦嘗以祖號加之至於皇明太祖外無稱祖只太宗文皇帝至嘉靖十七年方以成祖追上改謚我朝世祖之謚乃上祖字文皇帝則起兵靖難而革除建文之號世祖則靖難戡定而廢魯山之禪其稱祖亦自有說此外凡以父子之序繼先王之統則雖有隆功盛德廟當不遷而例皆稱宗是以泝觀歷代身致太平之功莫高於漢太宗文皇帝征伐創業之功莫高於

唐太宗文皇帝而乃俱以父子繼序不稱祖而稱宗
而其為不遷之廟則固自若也二宗既如此則他可
類推矣我朝太宗世宗中宗廟號雖皆稱宗俱是不
遷之廟此豈非今日之所當仰法者乎大行大王既
有光國格天之大功則雖以宗上謚以功而廟則不
遷更無異議夫豈必損於顯親之孝乎諫院所謂宗
高宗之謚訣遽擬以世祖况哀以太上雖中興承徽
宗父子之統自當稱宗而不可同於漢光武之稱世
祖遂謚高宗云者此不特為正論自是定論若不撥
前代父子繼統之君雖有功德不遷而謚皆稱宗之

例例上二款號於先王則事非經據前無此例豈非違禮之大者而適足以取譏於來世乎且聞上謚三字中有宣字云周之宣王漢之宣帝皆以中興賢明之君有此義謚至於獻字則此是河間賢王之謚其義固美而漢獻有此謚恐或未妥高麗顯宗以中興之君而加以此謚曾見五代南唐有烈祖之稱顯字烈字似皆有功業外著之義臣不見謚法册未知此等字有其文而又有其義耶如果有文有義則此等字亦在所可議者也臣老妄昏塞言不足據既有所見不敢容默敢冒昧塵瀆無任惶惧之至伏願下于議

臣更議得當不勝幸甚取進止

懿仁王后議謚劄

伏以懿仁王后徽號進上一事臣不在議臣之列固未詳其曲折而私心恒疑之頃日又得見右議政沈喜壽所上劄子其論甚達但未知禮曹所主之見何說旣而閱朝報方見禮曹啓辭則謂自上嗣位之後於先大王及大妃殿嘗上徽號而獨闕於懿仁王后恐似欠闕不得不據例啓稟云且今大妃殿則固當上徽號而未知先大王亦上徽號耶大王與大妃臨御時上號則謂之徽號實矣後上號則謂之謚號徽號

謚號當有分别然則大妃殿當上徽號而先大王則
嘗上尊號及謚號之外又當上徽號耶今乃促執謚
號以謂先大王上徽號而獨闕於懿仁王后云者懿
仁固自有謚號而乃曰獨闕實未曉其說內喪不論
在先在後凡先后謚號皆不過六字者我朝家法也
其所謂元敬以下諸先后皆內喪在先嗣聖即位之
後追上徽號冊文俱載不過四字者適無生時上號
故耳以臣所見此皆是謚號而非徽號也且其所謂
不過四字者適無生時上號故耳云者亦所未曉我
朝諸先后除貞熹王后尊號字數不敢言之外其餘

雖平時元有尊號四字上謚之際只上二字不敢參與字數知文定王后平日固有四字尊號而上謚之時因以尊號上謚更無加謚之字其曰尊號字數雖多不可以此限計而遂廢例號云者不亦舛乎例號難於遂廢則文定之謚尊號四字之外何別無例號之謚耶至於貞熹尊號字數元自太多故仍用於上謚非今日所當引而為例也今此懿仁王后平日有上尊號二字實天後先王朝再上尊號之時又加上二字之號與懿仁之謚通是六字今若又上幾字之號則是字數軼先后而過之又開累朝所無之例豈

非泰安之大者乎蓋元有四字尊號則文定因其尊號而無例號懿仁等號亦四字故其上謚一依文定而無例號今豈可加上謚號而請以無例號乎蓋我朝諸先后謚號貞熹之外元敬昭聖以下皆是六字以至文定曾有尊號而又不敢加上謚號以多於章敬自元敬昭憲以下諸先后皆上六字之謚字數無參差多少之異神懿雖開國母后而國初上謚不過六字可見其議謚之際常存裁制之義不敢過多其字數也以至語德則其廟為東方聖主昭憲媲德齊聖而上謚亦不敢過六字懿仁王后今又上號與前

謚號通為幾箇字字數獨多於諸先后則不但創始無前之例其於事體恐未合宜蓋貞熹平日上號字數本多懿仁上號不過四字多少各異不可比而同之豈可引貞熹為例而曾上尊號之外加上謚號耶議禮至嚴今日之議必須通行於後世而無弊未可獨徇一時之見而輒行上謚一節若未得其當必務求歸一之論況未上號之前則皆可言也曾有異論横生之教夫臣不安其位至於在告微臣今日本不當輒陳所見以將隆措而妄有所見不敢含默請下臣章更議大臣而商量不勝幸甚老耄昏塞言無足

悸戰灼惶惧無地自容惟俟斧鉞之誅取進止

辭府院君劄

臣昨日伏聞有增秩之命震駴惶悶無地自容達夜耿耿今始來啓臣頃以扈從隨例陞資陞資者不但臣遂冒昧承受不敢出一語控辭曾未幾時又受重加自從而至臣雖無狀亦有羞恥何心能安臣兄斗壽方在鼎鉉適値相臣不在臣爵秩居其次每以備邇當上不時登對兄弟之塵相聯臣常跼縮不寧許奉嘗不發皆沾衣也今若叨受新命是一家頓有兩府院也物禁太盛致至則危臣實懼焉臣從前常小

濫分福薄過榮天罰降災歟三年臣之懷抱中夜化
壤凡四紙牘情鍾肝腑討鑒酷禍者茲而臣乃位躋
極品則深恐冤責天譴一朝交至而亡無日也今此
兵禍開闢所稀三韓始遭豈期主辱臣死而已哉爲
臣子者雖肝腦塗地未足爲勤勞臣雖名曰請兵出
來嘗過鳳凰城經宿而返之時亦解渡江旋還儻儻
往來祈請徒繫了無其實自祖副摠旋師之後今已
三閱月矣未見天兵之再過江而赴援者豈非臣之
誠意淺薄頰舌不足以感天朝將官而然也執此而
言臣當免罪之不暇有何勞勤之可云哉假令略其

罪責而迹以徒然奔走爲勞則當此一隅遑遑上下
僞恩之時臣獨先諸臣而越序超資強顔自如非古
人所謂以幸爲利而何哉臣實慙靦狼狽淪谷伏望
聖慈俯察微懇特與鐫改俾安愚分

中朝慈聖皇太后喪勿舉哀及解冤枉等劄

伏以賚詔官入京時擧哀一節仁聖皇太后喪事時
所無仁聖皇太后於丙申年崩逝其時無擧哀節次
臣等所明知今此慈聖之喪豈可與仁聖有異同乎
皇帝之喪我國群臣四品以上成服哭臨幾日而
除至於皇太后皇后之喪則自前本無擧哀之例滲

國與內服固自有異也豈可以一時謄黃賫詔官之來而輒變其自前之規乎謄黃賫詔旣當到京則變服而迎猶或可也至於擧哀則從前所無豈可創開新例乎儀注雖已下去猶可以往復論辨期於得禮之當也若曰我國倚天朝出兵來救得以復國不可不視同內服云則丙申年乃先王還都之後其倚皇朝無前之恩實在其時而曾未有擧哀之例豈非今日之所當取法者乎至於漢時東海有一寃婦足以致旱三年今此旱灾振古所無自春徂夏尚靳涓滴種不入土望絶西成株累者滿獄寃氣鬱積豈特一

寃婦而已哉應天以實不以文古有其語急宜從速決正解放其無罪者且緣坐流配之人厥數甚多豈無寃枉足以感傷和氣而召旱者乎亦宜速令禁府議大臣放送則可以感動天心而致沛然之雨妄有所見敢陳瞽說伏願聖明財幸焉取進止

遇災各陳所懷劄

伏以古之帝王遇災修省消弭天變轉危爲安者可考已景公一言熒惑退舍此其發言之際出自眞心十分着實無一毫之不誠故天心悅豫而災變自消應天旣不可以文則凡施令處事之際苟有絲毫未

懺於心者則遠改從善務使治道光明且於念念之
間對越在天則過舉自無而天意回矣抑臣之私憂
過慮則聖候愆和已歷三冬藥餌屢進其效未見或
其所進之劑未能十分對證而然也外間之論有以
為前縣監朴知止前內醫李命源醫術頗通今世所
罕若於入診之際命此人等隨參令各陳所見各命
當進之劑或不無互相發明者而得其對證之劑之
理臣雖不知醫以理推之寒月失音之證必須以溫
劑治之決不可進清肺之劑也且古語云爽口物多
須作惡快心事過必為殃與其病後能服藥不若病

前早自防此一言一藥屬此寒月凡過冷之物決不
可進此乃息病之急務如仍頻進而責醫者以治其
證醫亦不知所以為計矣臣一念至此實所惓惓且
念盛世如有抱寃向隅者則仁人之所隱也凡科舉
人之窮通係焉雖或奇才實難再捷古人云大福不
再科舉之難又何以異此是以非有僣述或科次之
際徇私用情者則其餘雖或違格既非冒濫亦在可
恕其有不書居住或用老莊語或以庶孽而既已許
通著登第之後旋被削去不無其寃特命並復其科
以示盛世無棄物之意則幸甚黃廷彧元勳之人不

幸爲賊所拘令之指以爲罪者只是僞狀臣得見其
上廟堂書則廷彧心事備見於此可謂寃枉矣而猶
尚放歸田里未有放送之命廷彧今年七十有三衰
病不能起立奄奄瀕死一朝溘然則勳舊之人獨抱
寃於明時豈非可哀之甚也聖上雖或垂憐於後日
亦將無及矣尹國馨年老宰臣亦未見明白可罪之
實而一時言者過論遂至不叙罪非形見而廢斥獨
久亦豈非未安者乎且以禦賊一事言之我國之猶
可恃以擬賊來者只有舟師而慶尚右水營舊鎭在
助羅浦之西而今則右水使以統制使而留鎭於此

自兵亂之後凡賊倭之來犯我境者每向釜山等地未嘗越大海而向全羅之境賊若再動其勢必取前路自對馬直向釜山而統制使自其鎮聞賊來之報歷助羅浦水路近之方出前洋其勢不相及也然則乃追擊其後之師非遮截來路者也豈非失計之甚者乎更命廟堂與備邊司講究水路便近可及遮截之處以為統制駐札之所實今日之急務也壬戌十年名將耿然旗鼓相當望風奔潰殆不能軍者皆是也日後脫或賊來又何以異此郭再祐當亂初以義軍守鼎津遏其方張之勢落其膽距賊不敢渡竟挽

鼎津而保守宜寧其後以朝家之命守昌寧山城凡所謂山城者皆陷於賊手闔城被屠否則棄城預逃而已而再祐獨守山城人心視猶干城賊不犯人不逃竟全孤城若防衛水盖再祐非特閑於兵畧尤能善撫士卒得人死力今之可為武將者無出再祐之右而乃置之閑地未寄兵權萬一賊來再祐不可終棄與其賊來而倉卒用將曷若預以為將而使士卒習將將得士卒之力也哉臣妄有愚見敢陳所懷聖明若賜裁擇則臣實幸甚

還徵北兵以送南方啓

臣伏聞咸鏡監兵使狀啓以為賊胡屯聚於會寧不遠之地以此吉州以北精兵二百五十九名還送本道端川以南精兵一百三名送于南方已有啓辭云當初抄兵出來一款論議不一首尾累月僅得上来今又遽因胡人進告之言未知虛唱與否而便即還送則只足以貽胡人之譏侮而豈非自撤其備倭之藩蔽者乎前日倭賊直到六鎮我國人民離散之後胡人終不能據一二鎮而有之其不足畏可知設使賊胡竊據六鎮之一半孰若賊倭再來深入長驅如前之為而我國存亡決於此者乎且倭賊到端川吉

州之時奮勇決勝若刈草菅者惟六鎭之兵爲然而非端川以南之兵所及也今只令端川以南之兵南下而六鎭之兵還送本道則前後南下不滿數百端川等處之兵豈足爲有無輕重乎雖倂與吉州以北之兵盡數南下其數固已少矣且臣之欲令北兵盡數南下者非但欲其南下而已也以出身武士一如南下之數下送此道則亦足防守而緩急可恃矣況目今有新出身便可卽送者乎雖加數入送亦無所不可矣近日濮民及要時羅等書其言之虛實雖未可的知而萬一或如其言則其大可憂者又將不下

於往年為過截賊鋒之計者當無所不用其極曾已出來之北兵豈可還送而不令南下乎臣妄有此懷而以受針未久難於啓辭次且有日今聞北兵發還冒昧敢啓伏願特賜聖斷即命盡數南下以幸國事

再啓

北兵勿為還送盡數南下事日昨塵瀆終歸報聞臣竊聞當初議臣啓請北兵必欲其出來者唯以我國之兵脆弱特甚見倭賊輒走不敢交鋒以此賊倭深入長驅經擣千里更無沮遏其勢者唯北兵於倭到端川吉州之時能與賊抗力戰取勝斬獲甚多見

於已試今吉邑兵防守以擬倭之再來他兵名數雖多緩急不足恃唯北兵庶可望其乘機截殺勝敗之數有係於此此所以欲令徵發南下者也今者胡人進告既未知其虛唱與否而其後更無續來之報又難保其非出於北邊之人教唆胡人有此進告乎至於賊倭之報則漂民及要時羅等書之外鍊兵二十萬五六月渡海擧兵來犯勢必至等語今又有體察使之狀啓體察使身都閫外之責目擊耳聞而心又揣度矣豈徒然而以勢必至爲言乎然則倭賊之再來侵犯不待日後之報而坐可疑矣當此之際徵發

到京係關勝敗之北兵還令還送豈是計之得者乎我國所患唯南倭北胡而往在麗朝尹瓘開拓邊境遂致胡人搆怨然只侵犯本地終不敢深入倭賊則蹂躪京畿下三道等地千里無復人烟者非但一再遭而已其禍固深於胡而今則又加以鳥銃尤不可敵以此橫行無前直到平壤胡患比則四肢而倭則患在腹心總之胡之侵犯不過憂在六鎭而終不能越鐵嶺而南倭若再動則國家之存亡實決於此禍患輕重自有所在奈何不為之深慮而還送已徵之北兵乎奮勇直前一卒有關數百之卒豈可謂之無

盖寺方在六鎮之時猶得以徵發只在數三日之程又何難於還徵乎定將率領自有部伍恐不至竝恐逃散之弊也天朝漸兵遠在八千里之外而我國無請南兵不以生怨為嫌反以我國北兵還徵生怨為慮乎且倭報日急胡報不再其間緩急又自可見一面急遣宣傳停止其行一面論議定奪務求長策亦所不妨妄意推過賊鋒毋過於此不避煩猥敢冒瀆伏願特賜聖斷劃即明降指揮以幸大計

## 禦胡方略劄

伏以今者亮來通事之還使臣狀啓中有老酋造船

欲圖我國之語云此事之日後有無虛的雖難預知而既有此聲息則在我國豈非憂之大者乎當壬辰倭難之際此賊請率兵來救賴天朝不許而其生心我國固已久矣今或謂李成梁故爲勾引此酋將以殘破我國而得行其陰蓄之計亦難保其必無也又豈非重可憂者乎我國兵非不足而將不素鍊見敵輒走壬辰而來已事固然南北何殊胡倭奚別以輒走之兵當方張之虜不待兩軍交鋒而其勝敗固已前定矣豈待智者而知之乎今當倉卒遇敵邊難變脆爲强而猶可以致力者惟在於擇將而已不幸此

抑不虞賊若來侵則先受敵者憂在關西當此之時
此道閫帥豈容不擇新兵使邊應星循例陞授職至
二品而對敵制勝未有見效人亦不以此期之而乃
授令當此大敵嗚呼其危哉此豈可以嘗試而望其
僥幸不敗也哉郭再祐在壬辰亂初以匹夫起兵扼
守鼎津遮截倭賊屢敗其燄銳之鋒以挫賊勢賊竟
不敢渡鼎津而西向其績偉矣且凡與賊戰其麾下
之為賊所窘者必力救拔出而自捍其後以此士卒
皆樂為之用恃而無恐其後守山城皆用是道隱若
一長城及其為閫師凡遞番之卒愛戴如親至相語

曰只去家而已瓊曰立番與在家同復有何苦乎如
再祐者當今名將一人而已昔在先朝令宰臣各陳
所懷臣以邊境可虞敢薦再祐先王可之即徵用再
祐其後未久旋即還家而再祐自罷山城防守之後
辟穀不食惟茹松葉入緇道引識者謂金德齡以勇
力絶倫爲人擠陷竟死非命再祐自以名將恐致不
免故托於此而逃世揣其本情容或如此然聖明之
世安有意外弓藏之禍而以誠心徵召而付以西閫
閫寄則再祐寧有托病不來之理若終托病則須下
嚴言責其國危如此托疾不來非人臣事君之義而

敎諭上道則豈敢終於不奉而已乎上旣以誠待下
下不以誠事上豈人之情乎若起再祐使備西陲則
自可抵當此賊而少紓聖上西顧之憂矣國事岌岌
臣實惓惓且聞此虜所惧惟在於砲平安一道上下
江邊多送砲手防戍各堡以擬此虜之來若潛渡江則
平原馳突萬騎齊發此其所長在我禦賊之道當避
其所長而嬰城自保虜若近城齊發銃砲以挫其銳
則鐵騎圍城此其所短或可制勝至於鴨綠一葦可
渡且多淺灘矣必千艘而聲言若此猶東發西兵家
之謀先聲若此或令我專備西邊而忽出北方亦容

有此西北一帶似宜一體防備至於李成梁與巡撫合揭兵部之事臣嘗私切痛心晝夜思惟未得其說夫以先王事大之誠聖皇恤小之仁實同家人父子自被倭難請兵請粮有請輒允奏聞之進無有不於眞日下者中國人至曰　聖皇曰此乃尊爲朝鮮之天子則天朝於本國豈容遽有他計而先王終竟成梁輒進掩取之計然則天朝發兵與粮終始拯救使之保守東藩而竟乃掩而有之寧有此理雖徹科道之參聖皇斷無准許之理矣然成梁之生心固非一日也積慕在甲午年臣等以請冊封請兵粮使臣於

十一月抵北京見通報則有山東濟南府通判支姓
忘其名者上本其大意以為朝鮮被倭患累年至今
未定請以都督李如松為朝鮮鎭守摠兵專責平倭
科道參之曰若以如松鎭守朝鮮則朝鮮必不自安
天朝固非有意於藩國土地而支某受計如松敢知
是上本請治其懷奸上本之罪聖旨允下其本與成
梁之揭前後凡再矣成梁一老革也志圖富貴有何
所知此非為天朝計實自為身謀也曾聞成梁本非
將才一生惟以賄護身眞所謂憒帥也奴才也聞其
以鎭守在廣寧前後凡三次矣每當三年大比進士

取人之時一牓之出自壯元至榜末舉一榜俱有所贈遺而鮮有不受者又其後三年則其牓進士已為巡按而出來其巡撫則又其前日之受贈者相與慰薦崇奬護其短而稱其長以此譽言日至於都中且邀結朝中權貴特甚故成梁所欲無不遂者明法以兵識一國或開拓土地者然後方封伯爵世襲而成梁爲廣寧鎭守累年隱敗冒功課其前後斬級之數而濫封世襲之伯此於賞功之典舛矣王越之威寧大捷足稱敵愾初封世襲威寧伯不至僭賞而乃竟以貪功冒爨至於削職成梁伯爵猥濫極矣終無有

駁正而削之者實權貴爲之道地故耳凡中朝摠兵無有世襲鎭守者而惟黔國公沐晟之後世守雲南摠兵此爲有例矣成梁旣以無功而叨伯爵則或者欲郡縣此國併屬關外而以廣寧摠兵世世鎭守出於老革僭恃之計亦何所不至而遍結之權貴或爲之地者亦不可不慮況成梁旣遞摠兵而不歸老遼東之鐵嶺本家乃許歸老京師彼雖遞摠兵其伯爵自如而受祿且日與朝中權貴相結期濟其所欲則其兇計之得成亦不可謂必無也以此言之則我國之憂猶未艾也且成梁令揭兵部之本中朝人秘之

不令使臣得見然豈終於不得見而已乎想必方便得見矣然使臣之報既如此則其在我國所當多方而求見臣因念鎮江遊擊吳宗道於昔年我國被兵時累次出來臣適以接待堂上得數數款接以粗解華語之故不假通官得以通情及宗道復任鎮江或求詩或寄聲於諸宰之時臣每與焉臣之妄意臣若有公幹者然馳到義州仍往鎮江見宗道而密問其故且令揭之本應在於通報之中臣又求見而備遂所願則固幸矣因以備問成梁緣何有此揭朝中論議云何則此非如成梁仍在鎮守時宗道或可言其

所聞因此或得其要領則可以藉手歸啓而老耆動靜亦可以聞也臣年過七十衰朽已極更無有效之日未死之前惟念此行以可以報國敢并縷縷無任戰灼之至取進止

註解經史劄

伏以講筵始開微臣乃以知經筵緣閤門外禮數之難不得參於入侍之列以覲耿光衰朽餘生無以仰望君父而一陳所懷心實歉歉抑臣妄有所懷輒敢塵瀆四書大文及進註之吐從前無定說臣僭有所懸之吐至於大文難解處亦略有所解釋而未得繕

寫之人又難備紙筆不能寫出雖繕寫作冊豈足可
觀只可備一說而已韓文則曾從同知崔岦相與往
復訂正寫成訂疑集覽上下卷或可因其有疑難處
而參考則不無所益今敢投進少賜乙覽後還下則
可更刪改繕寫而進史記則略抄懸吐而舊注及近
世注解之外又有未瑩處則間以臆見輒加注解然
此固非一人之見所可獨撰與籍車天輅博通墳典
尤邃於史漢臣有時相見問及難解處則迎刃而解
精深超詣蓋以於諸書解所不通其所見出人意表
臣於史記抄錄之傳懸吐已訖雖是難解之處有如

拂塵隨見隨出未易就緒須資該博之人乃可濟事今者天輅以兼養賢主簿不能其職之故降授咸興提督今將赴校臣失此人則誠難辦此伏願聖明特垂財察命改天輅提督之任改付閑漫之官或東班如未有闕則先授軍職未付祿之前按月給料俾得與臣同此撰出之事其寫出冊紙筆墨則計其應入之數許令取用於該司玉堂春坊書籍亦許參攷至於繕寫之人則承文院寫字官弘文館書寫中量數來寫以期訖役不勝幸甚臣曾於先朝每與撰出投進而緣先王末年聖候失寧欲待平復方有所啓請

而不幸龍馭上賓再春已過今始一言情亦慼矣伏乞聖慈俯諒微悰而賜採納則微臣瀕死之志願畢矣兢惶隕越不知所裁取進止

釜山開市便否議

我國與倭賊語其讎怨則不共戴天業難起禍今餘十載而禦賊之備無一可恃飄風飄忽只隔一水可憂叵測無時不然近日已許交易其商物則又許其開市買賣其間蓋不相遠許之似合權時之宜而但念頃日此賊之退全仗天朝兵力不特君臣恩猶一家前日和否屢稟於天朝而未蒙明示今乃非中朝

所許所示而輒許開市則後日執此更要信使九殺
往來之例而舐糠及米其慾寧有限極不謹之於早
則既許通市之後斷然不許其後之請其爲挑怨速
禍一而已矣臣之妄見則通市一事非有天朝之許
恐不可遽從其請如不獲已則具陳情形之可虞奏
聞天朝以稟裁處然後乃可議之事變之來無窮萬
一開市之後此賊以不從信使等請藉怨而惹起兵
端則其勢不得不據實請敎於天朝天朝若將何以
不稟朝廷而遽許開市爲問則未知將何辭而以對
也今宜答橘倭曰交易商物則國已許之若知前開

市買賣則時未有天朝處分我國未敢私許云則言
順理得如是而捱過年月以觀日後事情恐或無妨
咨請鍊兵委官巡審海邊憑藉聲勢以折狡賊猖獗
之心實合事宜伏惟上裁

戊申廷議

臨海既覺悖失性則雖曰居長先王固已棄之至於
儲位則十七年來臣民久已歸心名分已定臨海何
得於今日以居長自處而乃敢有讓本乎面質一事
則藩國君位豈容差官面質而决乎此則決不可爲
也今此奏聞惟當極陳臨海罪惡斂怨一國之狀期

以天朝准許而其宄謀作亂之事則即令鎭撫差官若未及知則自我不須先發若知而問之則我國似未可堅諱惟在接待之官臨機善爲辭說而已且聆日臣敢以首相率某某宰臣馳往遼東上本而封之於遼東即差宰臣或文臣賫本馳進之意告於廣臨大臣若曾聞中朝最重首閣老稱以元輔其禮遇與次輔絶異我國領相即中朝元輔也妄意首相進去則事體極重似可感切皇朝之聽而垂賜允許也敢并更申聽見伏惟上裁

文廟從祀議

臣竊聞文廟從祀諸賢以爲經理移咨將有所陞黜
臣雖未詳其曲折亦有所見聞者矣敢陳瞽說以備
採擇中朝陞黜諸人雖未暇一一歷數而就其尤著
明者言之則馬融爲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所謂戴
聖禮家之宗而身爲贓吏王肅魏臣而以女適司馬
昭及母丘儉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爲司馬師畫策以
濟其惡杜預伐吳之際因所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
此人等罷祀固當而至於劉向嘗上言黃金可成鑄
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救之獲免此特其小過而至
其在朝精忠照映前史經傳之功亦不可誣豈可以

小過而黜祀乎以至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
旣有傳注遺經之功且無其過其中鄭玄則朱子謂
鄭康成可謂大儒其推尊之者如此此五儒豈可無
故而罷祀只各祀于其鄉乎王世貞亦謂先朝之黜
漢儒凛乎斧鉞矣夫尊漢者所以尊宋而不知其陷
宋儒於背本也今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哲如二程朱
子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愚以為若盧鄭等者復其
祀於學可也其言當矣公伯寮愬子路于季氏得罪
聖門其黜宜矣而秦冉顔何千載之後何以定其為
字畫相近之誤而并罷其祀乎林放問禮之本孔子

大其閭蘧伯玉得君子之稱於聖人皆聖門所許豈可并罷其祀而只祀於本處鄉賢乎吳澄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而身事胡元其黜當矣而歐陽脩以配韓愈而陞祀則猶可而張璁之必欲以脩從祀者蓋以濮議之時脩有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猶稱考之說不幸而為璁萼之囊槖追尊至此如使脩有知於九原亦必遽然於為璁等所賣而不安於兩廡之下矣烏可以中朝之祀與而爲從乎又以薛侃之議進陸九淵從祀宋陸之辨雖未易遽言而我國既專尚朱子之學而朱子謂陸子靜分明是禪今乃進陸於

從祀之列使與朱子並列於兩廡之間未見其可也
臣於嘉靖丙寅以書狀赴京時隨例拜聖於國子監
而見之到今追記雖未瑩然而其時本朝先儒从只
是薛瑄從祀其後萬曆己丑年赴京拜聖則薛瑄之
下追入者又有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三人王守仁
則即所謂致良知之學者也不論其他守仁敢以朱
子比楊墨凡尊崇朱子者所當辟而闢之之不暇尚
安忍使其屡然於兩廡之祀乎臣又聞議守仁從祀
之時南北異議北方則皆主不可祀之論南方則皆
力言可祀南論人多而盛雖其論遂行初非天下公

共之論臣又聞即今江西人徐即登翰林出身而提學于福建講學武夷山紫陽書院力排陸九淵王陽明異端之學名振中外凡於福建浙江學宮屏風即輒以大字書王守仁之過失曰以虐政殺民以實殺子孫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士君子不可有此過注脚其下曰陽明為大將征佛狼國大捷收王帛濁載大船以其長子及家丁四五人押船回向鄉舟中篙工等謀殺其長子家丁盡輸其實貨云云又大書曰今天下人人皆誦法孔子之學而其所以為孔子之學則不知也蓋近来一種學

術謂略身心之間以融通爲妙悟以頓悟爲知覺分明出老入釋問其學則曰孔子孔子人亦往往以孔子之學目之其爲害蓋不淺淺也王守仁從祀蓋出於萬曆以後雖未及載於會典既曰陞黜當從天朝則此亦未可異同而偶言力詆者又有如徐即登者則又未可謂天下公共之論也其可爲然而從之乎張聰以權臣箝制天下之口使一時士夫不敢伸其公論而強以行之蓋以陰濟其私以文其奸日後必有公論而其陸九淵王守仁從祀蓋出於不尊尚朱學而然也尤不允衆心且既從中朝祀典則不可輒

其中一從一違臣之妄意我國文廟從祀與其姑依我國之舊以待後日之公論似或無妨試以吳澄祀黜一事言之陞之從祀在於正統而我國不之知其黜在於嘉靖而我國今始知凡嘉靖以後從祀陞黜未允於人心者豈無後日之公論而或有改之如吳澄之陞黜者乎此尤可待公論之定而未可一一遵從者也唯聖明之留神財幸焉臣謹議

## 辨明前後國喪時成服啓辭

臣伏聞前臺官李慶祺等成服前呈文禮曹自以前臺官雖未付職請服斬衰而其衰乃引臣名曰且聞

海平府院君尹在堂下時遭仁聖王后初喪見遞本
職亦無職名而與百官同服齊衰云海平以廢官作
散而尚且服之況等以臺官見遞應付職者乎禮曹
遂據其呈文議大臣依海平府院君時例施行云臣
立朝最久文定王后及明宗大王之喪以吏曹郎官
及從臣成服未嘗以廢官作散而成服至於仁順王
后之喪臣以慶尚監司仁聖王后之喪臣以京畿監
司而成服所謂在堂下遭仁聖王后初喪見遞本職
亦無職名而與百官同服云者實出於傳聞之謬而
禮曹不復問臣輒依其言以小臣為據而開例臣實

未安焉伏望下臣言于禮曹使知其失而不復更創謬禮何如

謝賜食物疏（公年滿八十贈位己極無以復加會賜以米太鷄酒歲以爲常）

無状小臣平日立朝碌碌隨行無絲毫報國之事顧以年登期頤忽蒙無前之殊錫自聞有此賜寢食不寧今者許多米太以至官酒魚肉各其司下人領來一朝擁積盈門貧家暴富隣里驚歎湛恩罔識報答無路非但恩澤之盛其爲榮光近古所無末照易頹餘生幾許惟日夜仰祝聖筭之如岡陵矣俯伏丹墀感激涕下惶恐隕越不知所裁伏願聖慈之矜察焉

雜著

## 玉冊文 樂章 傳 論 辨 題跋

### 宣祖大王玉冊文

允矣我王實天生聖籲于帝聽倫紀以正屬玆陽九島夷構難擬犯上國罪盈逆叛肆言假途敢以嘗我王用疾首馳奏帝庭峻斥痛絕替受兇鋒兩京不守播越箕封帝省我誠亟命來援出師穰穰精銳十萬坐收全勝恩深再造疆場既復妖氛如掃績猶一戎捷奏三戰維王之忠維帝之眷洊穆交孚有此偉功誠心上格動與天通重恢寶運垂裕千齡捍衛皇朝

永其義聲

宣祖大王樂章

嗟我聖后重光璿系淼謬無餘上報先世島夷憑陵敢嬪凶禍聽奏皇朝天兵東下亦有流言引寇內侵快賜昭雪帝鑒誠心轉危爲安邦域載淸樂成金石盛德難名

龍岩先生傳

龍岩先生者姓金氏諱澍高麗恭讓王朝以禮儀判書如皇朝賀節還到鴨綠江聞我朝開國寄書夫人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吾渡江卽無所容

其身夫人有娠若生男名以揚燧生女名以命德仍
送其朝服及靴曰但以此爲信夫人下世後以此合
葬爲我夫婦之墓且以到江上還向中朝之日爲我
忌日葬後勿用誌文墓碣遂還入中原居于荊楚云
其子孫相傳十二月二十二日爲先生諱日即江上
發書之日也夫人解娩得男命之曰揚普蓋改燧爲
普先生系出善山侍中宣弓之後考曰判書元老夫
人文化柳氏司雨之女也揚普登文科歷聞慶縣監
官至宣慰使曾玄諸孫躋顯仕者相望大司憲之慶
即先生曾孫之慶之子應箕左議政其墓尚闕表石

者遵其遺命也萬曆丁酉秋冊封日本之行有幕下官許惟誠者到東萊自稱先生之裔因言先生家判楚生三女許即其女婿之一許及其二女之後多登仕籍者云且問先生應有其後欲見新谷之金不問善山金姓人只知善山為金氏鄉貫而莫曉所謂新谷之金不能對後孫竟不得與惟誠相見先生卜居善之新谷里龍岩下鄉人尊慕之不敢名而因稱之龍岩先生噫先生徇國之節既足以震耀於宇宙間而其家今之出於倉卒之際者猶且眷眷以無聞於世為言以此人無有知之者遂寥寥至今可慨已抑

應箕聞人而略不為祖先為闡揚計亦少稚矣善山
吾鄉也尚德而豔稱之者豈非同鄉後來者之責乎
今採先生七世孫有曄之語撰次其遺事

贊曰麗朝之亡如鄭公夢周李公穡金公震陽李公
種學吉公再徐公甄之數君子者或死或不死而其
義形於色自靖於心則同歸云爾至於李來乃直臣
存吾之子來亦以諫官同金震陽糾鄭道傳輩背國
之罪此則幾矣而乃入惟新之朝參佐命功其視乃
父有愧色矣總之麗末之臣乃心王室者固自有數
人夫以善之一府僅百里邑而乃有吉公再人不知

又有如金公澍者一時並起於一鄉方駕齊驅追蹤
夷齊屹然爲千萬世人臣二其心者防遺忠獨萃於
一邑斯固地靈之所鍾非耶金烏之山巍然若增重
者嗚呼盛矣哉且沒世而名不稱君子疾之名固非
可厭也乃龍岩所立如是之烈而竟泯其迹不爲身
後名計欲使後世不復知有龍岩者嗚呼先生之高
於人殆未易量哉

## 朴監役小傳

朴監役思寬字寬夫系出竹山新羅宗姓之後家世
簪纓長興府使兼武之孫參奉煥之第二子也失時

不學而天性善良有馴行其奉親極其愉婉處兄妹極其友愛一味悃愊而已華美無所外見故鄉黨無稱焉然亦無毁之者早喪父獨有母在宗家公雖別居居在宗家側常侍親不暫離歲萬曆壬辰倭賊瀕入京城公兄郡守思恭已先沒而公母年逾九十老病不良於行公以四月二十八日奉母避賊下歸交河先塋之側而賊以五月初五日入京城賊又以五月望時四出畿甸焚掠鄉村過于坡交之境殺人爲嬉賊之將至公居公奉母携諸妹潛匿林莽間母謂公及諸女曰賊雖見我必以篤老而不見殺我則當

無患矣汝等須即分散各偷生諸女聞命皆避公獨在親傍不忍去未幾賊拔白刃直前將斮公母公即伏蔽公母賊一劍斫下公重被創不可救而公母則自如無傷賊以公既被劍將死即捨公母而去公母見公重創即自裂其衣裳而裹其創處公眩仆不復省事舁歸其家過五日而死死時年七十三公母常藏其裹創濺血之衣裳謂侍婢曰此衣裳所濺之血即監役之血汝輩須勿以血汚而浣濯仍謹藏待我死入棺時殉於棺內而同葬公母避賊西行行到鳳山得疾不救諸婢依治命仍以濺血衣裳殉於入棺

時云余亂後還京始聞其事而異之常欲作小傳冀不泯於後今以聞於公之壻倩姜正德瑞者而畧為之撰次云

贊曰監役即余異姓再從兄以寡戚故獲習者久矣嘗謁叔母屢見監役監役亦有時訪余監役蓋傳所謂樹惇人也雖以余之爲公族弟可悉公至行而心亦以爲特一椎朴而少文者耳乃其臨亂知有其母而不知有身直犯白刃以身當之而脫母於死亡身全母以成就一箇孝無憾蓋古之孝子臨亂與親俱死者固有之矣至於公則捨生而全親不亦尤卓絕

鮮覲哉世固有文詞蔑身坐談名理至辨析也而顧
於奉親一節或有歉焉此非不文也而乃蔑裁行矣
足取乎公雖不學而完行如此豈得以不文少之哉
然不臨亂則公之誠孝固不得彰徹如今日之烈也
然則公之不幸乃公之幸而所立既如此一托文字
其名自足以不朽矣又何待有司表章旌楔其門而
後著乎噫

## 范增論

漢高之言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
我擒陳平亦曰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昧龍且周

殺之屬不過數人耳此數人之中鍾離昧猶能於羽死後不臣漢依於韓信終爲信所斬亡國大夫孔差無愧龍且不量彼已於韓信定魏趙後猶未知其將略之無雙輙爲嫚語而輕與之敵一戰被殺與眞三尺童耳周殷於項羽事去之後乃以大司馬叛楚擧九江兵授漢其反覆不足言也唯亞夫頗能進說而言不見用竟爲羽所斥不忝骨鯁之名而東坡之論至以爲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增果人傑耶漢三傑則不暇論其次如陳平亦能於羽霸諸侯時知高帝之終有天下而歸漢此其明已過於增矣增則

不知天下之勢歸於漢而為羽畫計欲以詐力定一時終始依羽僥幸成功納虀不入反見疎棄矣不斠羽之不足與有為而輒托其身不知羽之厭聞已言而強聒不舍皆不足以言智矣羽之所行無一可觀惟不殺沛公一事猶有人君之度而增乃力勸殺之王者不死固非增所得以殺假令羽聽增之言殺沛公而曾不改其慓悍猾賊之心則寧有得天下之理乎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而羽則所過無不殘滅增為之謀主而略不諫此又從而勸殺不肯發之沛公益張其好殺之心吁亦末矣項梁聞陳勝死召諸將會

薛計事之時固未有立楚之後之意而增首先發之其言曰楚蜂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能復立楚之後也其立楚懷王實出於增之謀旣已委質為懷王之臣則當終始勿貳以事其君而裁考其行則有不然者當楚之救趙也宋義為上將軍羽為次將增為末將增與羽實等夷也羽之殺義則出於晨朝急遽之間容有未及救止者旣殺之後未見增有責羽之言顧乃相與立羽為假上將軍而無異辭及聞沛公定關中則增勸羽擊之沛公即義帝所遣之將也羽爲得以擅擊之乎及勸羽殺沛公而羽不應則

乃曰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懷王在上而敢曰將
軍天下其心固知有羽而不知有懷王也羽謂懷王
何以得顓主約而陽尊為義帝之日增又未有毅正
之語其立沛公王漢中則實出於羽與范增之陰謀
其擊殺義帝於江中也又未聞有以身爭之而決去
就之言增固羽之謀臣而非懷王之臣矣孰與而見
之則初勸項梁立楚後者非真欲戴楚為王也但欲
假此以持人心俟項氏基業既定而剪除之矣其為
項氏謀者固不遺餘力而處心積慮豈人所忍為者
乎東坡謂立義帝而中道弒之非增之意將必力爭

而不聽此特指無爲有之曲筆而殆非其實矣增回智謀之士而不能擇主無救其亡身亦見棄於主其智亦不足稱而至論臣節則掃地矣烏足尚哉

歌則不哭辨

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朱子猶謂一脚長一脚短似不以程子之言爲然也余州曰朝吉朝而夕聞父母喪也將不哭乎亦不以程子之言爲是也然竊以爲不然也哭則不歌謂餘哀未忘也朝吉朝而夕聞父母喪固不可曰餘樂未忘但其時以慶成賀禮之日而將吊遇公之喪程子之意蓋謂慶弔不可同日

欲以他日弔溫公其意自好而但所謂哭則不歌者未足以帖服東坡之心而反取其譏既被其譏不復辯言己意之如何故至今未能究知程子之言之意今因其言而想其意則必謂慶弔不可同日今日既慶矣豈無他日可弔而必於今日乎此乃程子之本意也朝吉朝而夕聞父母喪云者特就其重而言也不特親喪雖聞期親喪將不可不哭不言歌則不哭者似近矣然此則特出於歌之日晚而有喪而出於不意者耳非若慶之日將必弔於其日也慶弔不可以同日既慶矣豈無他日之可弔而必於是日乎早

歌而夕聞喪之哭出於不意也慶而欲吊於其日失之於吉凶同日盖亦不可退其吊於後日乎一則歌而哭出於不意也一則既慶而退日吊盖預定也惡乎同

## 題沈知縣古琴 宗敏

遂齋沈進士高士也家畜古琴蘇齋相國銘之失於壬辰兵火嗣子知縣公恒用是爲慊適有鬻破琴者見其背中有弘治辛酉字識其爲古物亟償其直而易之改裝其缺更寫蘇齋銘求竹林公書盖以圖先志而係一文房清玩宛若舊琴復完閒謂其遵月汀散老子盍一言余是何人敢續貂蘇齋後乎㪅之

曰桔桐著絲繩而長三尺者琴耶鼓而聽之峨洋而
默相會者心耶彼其水深而澄山峙而青宜乎聽爾
集勝之亭

題自庵詩帖

自庵金公諱絿字大柔此帖即公詩而手自寫者也
公己卯正人往聞一時諸賢如趙靜庵則一意道學
不暇他才藝金冲庵以下則兼旁及文章矣諸賢之
論以為文則漢詩則唐眞草則晉人物則宋以是觀
法而為終身俛焉之地亦盛矣哉今觀此帖不眞信
然乎諸賢方得君行道力挽三代之治而儉人間之

北門禍起遷謫四出而甚者命且不係公以副學遠
援海上癸巳恩宥還禮山舊居遂以翌年甲午捐舘
舍享年僅四十七後復原職又以在玉堂時預宗系
之議錄光國原從功一等贈吏曹參判此即公哀榮
之大槩也樹德者獲報而公之孫持平韞副提翰俱
殞於壬辰兵禍天之報施善人者殆耶又聞公纔弱
冠應生進試考官先正金慕齋見公文亟嘆賞兩試
俱擢第一名旋以癸酉榜眼釋褐兼史筆上玉堂自
正字積官至副學中間除外職者僅吏曹政府郎掌
樂正而已其拜學樂則以解音律而且賜暇湖堂以

詩文預期於後日者固遠且大而卒以廢作又奪其壽古所謂人忌之而天亦忌之者耶公書深得魏晉筆意至今學書者臨摸不衰而評書者或謂金某威而不猛姜漢猛而不威互致瑕瑜又安得為定論乎詩既有有唐風骨使假之以年綸而不息廓而大之則茲所就業豈其稅駕所哉帖為主簿趙君大得所有余謂鍾趙王儲諸人俱關于行而徒有其藝後之人見其書法若詩猶愛玩不置况公之爵然名臣而才復兼至如此帖者其珎藏之當如何哉趙君其知所重乎哉既以語趙君復書所𢘿于懷者而歸之焉

曆壬寅端陽月後學海平尹某題

題京兆契會圖

京兆會圖圖大尹左右尹圖未竟有遞而代者合凡四公郎僚則不與焉略之也古所云六軍不敢犯者即是職而國家之設官也督盜賊禁姦暴則專責之刑部而府無與焉即趙子都鉤箭操切無所施其能矣然訟師林立案牘雲委情偽之變有千焉乃日思所以平亭而使枉直得所意見有異同而各盡其底蘊肝肺不隔精神流通真若鹹酸濟而塤篪和則固非所謂適然而遊哆然而合者也況繫情防散之既

有會則其亦獨可以已於此乎人之處世聚不能無散猶散之不能終於散也會而至於圖則其示永而存義者深矣俛仰轉眄合而散散而思而感慨係之則烏得不形諸文字間乎圖既成適大尹騰裝上國嚮命而輕千里則是又一散也諸君謂不佞不可無一語不佞素不能嫺於辭而辭不獲命輙請授簡其亦可謂汗顏也已萬曆戊子五月下澣

楊僉事手帖跋 丙申八月

我國運值陽九今茲兵禍開闢所希殿下千里西轅寄命無所聖天子惻然軫念澤征之師環集平壤天

歲所震旋有克捷之功遊魂潛遁莫敢旅拒兩京州
郡還我版籍既而賊醜窟穴於南邊地遂饑殺兵未
可再出而盡勦之也本兵於是有諭賊回巢因加冊
封之議聖天子遂賜允可此雖與始者減此朝食之
意有異而其所以拯救我邦俾免水火者其歸一而
已矣維時都督僉事楊公以才諝實膺副使之命遂
臨我邦以抵釜山其駐賊營者月變十賞賊之情僞
未可測而其設辭隱竄以嘗試之者前後何限而公
能隨機候情不眩不撓同事者不堪而跳公乃晏然
如平日賊更耳傳目攝而競服公公今陞正使特即

往封渤鯨波若坦途雖成敗利鈍有不可逆覩而古
所謂使四方不辱君命者公蓋有焉公之手帖寄其
接伴李判書子常者凡幾道寀牒俞玄津姚貞石一
總譯許玄以下之帖幷附見焉率皆詳而切簡而腴
自合於赤牘故足嗚呼盛矣哉妖氛遍於疆域旣是
我東無前之辱而王人駐節下邦乃與陪臣共爲憂
患計往復其辭肝肺不隔不幸之中猶有此幸而其
文字之麗爾又有可以行世而傳後者豈特爲判書
一家奇琓而止哉余旣從判書所得而竊覽判書之詞
[illegible]丁黙然於其間余不能嫺於辭而重違判書意

而有所云其亦可謂沂顔也已丙申閏八月既望謹

跋

題韓君彥良韓文後

韓君彥良之文余於贈君之序詳之矣夫既能文如此則韓文固其所樂觀者也今茲之印則用安平活字印且就將以試諸生之作而高下之而賞之蓋屢其試焉而韓君復中其首焉輒以一帙贈之韓君復求余語余不知何所言而能當於韓君之心也噫余之宦滿在於明年聚散之嘆所不能無而是書則固未始一日離韓君異日手而目之得不有所感也夫

得不以此而尤有所相憶也夫萬曆庚辰臘月上浣
書于松都之府館

崆峒詩跋

右崆峒七言古詩六十一首律詩一百五十首余之
居守松都用活字印之印且訖或有言之唐宋來以
詩名家不下數百莫不盡發精華垂耀終古而子獨
印崆峒詩何意余應之曰詩至於杜集厥大成非古
人語乎夫以有唐詩道之盛彷彿夫杜者蓋鮮迨義
山始登其藩籬而半山老人為之歎賞不置黃陳各
得其一體而已冠於宋詠然此則全集具在人而

能見之百代之後而宛得遺韻俛視諸家卓然獨契
如崆峒子者世尚有斯人乎且又王楊數子老杜之
所許也今觀集中唐初體者亦駕並驅功與之齊才
全能鉅信此之云後來操觚者爭自濯磨競慕無不
曰崆峒子崆峒子固已大行於中土而在吾東得見
者寡矣不亦可羞乎而參不比之印以斲其傳而尚
誰印乎夫以先生之才之文如鳳瑞世而顧乃函羅
顚蹶未究諸用遺文散落耿光宇宙良可悲矣然則
先生所謂名高毁合者無亦其所自狀乎先生所著
詩若文甚富斯特其槩焉耳先生姓李諱夢陽字獻

吉弘治六年進士崆峒其自號云萬曆八年臘月下浣謹書

## 心適堂稿跋

心適堂稿者金司藝之作也心適者何不願餘剩唯以適乎心而已矣是故仕矣而不求速化祿矣而無殊寒約淹滯不以介懷在家不問有無德薄詩酒觸物輒詠適之義也詩以陶寫性情而其有險語者破膽雕琢者鉥肝則用心太左故一任天然平淡雋永謝去艱辛句意圓活允以會心適意而已矣盖心旣適則固將無適而非適況爲詩本之吾心者乎司藝

與先君實同己卯蓮榜余十年以前固嘗使閤西歷
松都徒以世分得謁司藝公左右而愚魯無似未及
叩心遠之義今茲居守此土而司藝公已下世所可
見者遺稿一編而已追惟平昔重以先契按閱至此
得無戚然於心者乎彥精承先志奉先訓凡所以夙
夜周旋罔敢失墜繼擢高科躋武名途而家無長物
一如先司藝無恙時吟咏之作則未之或輟欣然忘
倦將復有味乎心遠之趣也語云父不得以傳之子
者固知一偏之論也司藝至今為鄉人所景慕古所
謂鄉先生沒而可祭則祭於社古之道也我　國既

不能以俎豆無可擧則鄕往無所寓其所存者遺稿則一鄕之士皆可目玩而心敬豈直爲一家巾衍之藏而止哉余旣受而卒業彦精要余題其後辭不獲已漫筆之如此不知能當於彦精之心否也不及印出顚末以自有彦精之跋也萬曆九年辛巳四月日

開城留守尹　謹跋

月汀先生集卷之四

月汀先生集卷之五

序

新續三綱行實圖序

降衷秉彜人所同得好是懿德眞心具焉循是性而制其行則眞極也至於動天地而感鬼神古所謂人是小底天者其不以此乎然而一時任君師之責者不能盡其獎勸導率之方則民雖興起於行而閼而不遂恒苦皷之而弗伸得不爲世道計者之太息矣乎恭惟我　莊憲王命副提學偰循始撰忠孝烈女之行專責編摩之任條以圖贊而鋟梓廣布實創於

宣德年間噫我海東聖人旣已制禮作樂則宸念所
及酋先兹事固所宜然在廷諸臣奉行不暇寧有所
毫末贊揚而仰裨聖謨者乎其識一功令而不言而
化疾若桴鼓則躬行之成效而振德之明徵也一書
之頒千里響應者吁其盛矣若稽往牒秦漢以前五
教三物左右並建俱所先務而交致其振作之道遂
得以炳焉與前代同風槪諸文獻有徵則其人以也
後來之詠嘆至治者咸歸之降及後世憑藉視傚用
挽頹俗樹之風聲而不至墜地則其所以牖民化俗
者雖有淺深之不同而猶可得以窺攬而持循帝王

之維持世道而納民軌物者端不外乎此矣 莊憲
王特更闡而廣之耳其閭閻下里之觀感而興者可
想已厥後至 康靖王朝加以諺解而宣布 恭僖
王朝增續而嗣叅纘體之所惓惓每在於此前聖後
聖之所作爲固同一揆而無所間然矣抑箕子封於
東方而夫子欲居之者殆以仁賢之化猶有存者而
可進於夏也然則箕子乃我東之夫子也此書自三
國至於我國以彰徹之行得祭之數董董若此真得
古人所云嚴而核之意矣萬曆壬辰兵亂後如干年
至癸丑冬自弘文館承命裒集而不設局其所撰定

者就亂後忠孝烈女旌表人等作三卷而進又於甲
寅秋殿下更發德音仰體列聖之宏撫特設續編撰
集廳晉原府院君臣柳根以下實承編次之命摠之
閱五朔而功訖忠臣一卷孝子八卷烈女八卷釐爲
十七卷而投進兵塵幾歲賊鋒不退匹夫匹婦之橫
被所脅而倉卒捐生自盡其身者比平時何啻倍蓰
則聞見之詳自不免於過多亦其勢然耳抑古者忠
孝各擅其美而史臣以蘭艾異質而齊芳讚之莫敢
有所軒輕至於此錄中致死於所天者蓋亦諒其行
之不昧於此心也其行有合於此則方可得錄否則

臣敢以掾爲念惟前賢重踰之義而且
或混踰也則其意蓋已存矣今此所錄人員
據實行之可稽旣往復勘定重加參詳可至
踰也則更無遺憾而得以有辭於後世矣

## 金吾契會序

我東國六曹等諸衙門自前俱各有郞官契
亡則不與今此題名不於契軸而用冊子
並題於一冊者蓋出於亂後卒合堂寮一心
冀爲他日分席後相思之面目者亦一契軸
乎時則須以生絹爲質繪畫於上面其下列錄

而職官具焉今既蕩敗之餘猝難辦此若謾
而冀焉之所則不幾於俟河之清者乎此用
由起而其情亦可悲矣今此兵禍始於壬辰
年而賴天朝拯救甫定於上年之末吾輩同
目見止戈之日者其亦不幸中之一幸而當
之餘又猥在一衙門得以職事相聚者不亦
乎其職則兩漢之中尉執金吾唐宋之金吾
今皇朝之錦衣衛麗代之巡軍者是已皇朝
則係是武弁之職而我國則同知府事以上
之宰臣兼之至於經歷都事則率多儒志得

去歟而以科第發身上玉堂列青瑣致身通顯
比則不佞固已白望之郎宗諸君兵議讞之際一
鷹擊毛摯爲治而以洗寃求生爲心亦今日吾
所當勉者也諸君以不佞屢辱前糠請以一言
首不佞固非媚於辭者而敢有所云雖因辭不
而亦可謂汗顔也已

芝川壽序

黃君晦之爲其家嚴長溪公徵壽筵之言余諾
而未果歲月侵尋又復數年余所以既諾而猶且
者尚冀公之蒙恩復爵來在輦轂之下吾輩亦以

觴壽席得以一言而賀公也今旣久處田間尚未[illegible]
朝四月某日實惟公懸弧之朝而諸不可以久已達[illegible]
發不平之竅以慰公之侘傺也公以高文雅量早擅
華譽晩侍經幄者有年顧乃失同僚意竟爲所中浮
沉外職其後聖明廉公之邃於文也擢拜喉舌澄清
之職公旣任職無害而聖眷日隆謂國家二百年未
雪之冤枉可以籍公才諳而伸辨於天朝也遂[illegible]會
公奏請公之受命而專對也文辭渙發誠悃畢陳感
動皇上之聽而特命刪改仍昭示寶典中已改[illegible]
之卷公得齎奉併勅書而還我國父子君臣之倫[illegible]

叙其功無兩焉疇功定次名在元勳繼而柄文衡執
一世執藝苑之牛耳仍陞九命加封府院班視相臣此
實公歷官之槩也既而朝家不幸而用事者斥逐異
己公亦見罷退在田里未幾而有壬辰倭亂公承召
詣闕下而都城不守乘輿西遷公之父子則受保護
王子之命與故相同王子北行到會寧而爲叛民所
執王子以下皆被縛致賊營是何奇禍之至此耶公
之奉兩王子而向北關也父子俱膺召募使之任行
至鐵原與一文士議草傳檄恢復之文馳諭諸道公
授以大意首以廟堂之主和爲非而至比之秦會之

遂被其切齒曰俟隙而未得發也會公陷賊中自賊
所馳狀陳賊情而賊若覺其有纔實之狀則必見攔
阻故秘不宣露別作假狀誑示賊而一併出送惟囑
齋持者俟出賊營棄去假狀而只達真狀也適其時
廟堂之嫌公者以倖察而駐劄近京地得其假狀便
作陷公之機穽指以爲罪而故峻其語然若直遂其
假狀則一見當即知其非真狀也故遂置其狀謄寫
以送而其辭曰其狀有臣子所不忍見者未敢送公
遂坐此真自賊中還也父子幷下獄置對幾至不免
而遂遠謫矣假狀雖誣以不必見他日議罪必執此

然後方可議讞而輕重之也何至不忍達於君父之前而爲此深文之辭乎罪之輕重係於一狀之眞假而必度之者令人不得覺其贗而將寘之死地也其緖餘之計慘矣旣累年聖明以元勳之不可久在謫中也特霈以恩命放還而言官之論紏者閱數月而猶未允命言者旣止而成命將行又有以纖芥事不悅公者方在議讞之地巧其辭說佯爲禀旨然者而實爲下石之語遂啟再論而公僅還田里不得放歸矣是何輩上君子乘時修郤於公者之多也噫嘻亦命矣聞倭俗之稱臣只於所謂天皇者而已關白

雖擅國中之兵權其勢出天皇上而猶不臣臨其一國一國之人旣無稱臣於秀吉者也況於淸賊乎旣一國未有稱臣者況至於他國之人而輒以稱臣劫之乎然則公之陷於淸賊之營也雖極其拘囚苦而未嘗脅之以稱臣則雖欲稍爲屈節有不可得矣公之辱身者何說也其以稱關白殿下爲公之罪案者亢未足以服人之心乎時禮官之通書契於彼賊也輒稱關白殿下此果是罪案則禮官先犯之矣隨例稱之而果可獨以罪歸之乎噫公之自視更無瑕玷之可指而世人未服深察其事情槩以辱身譏啓

者不亦寃乎古之華元晏盈張騫名著信史人不執於敵國從逆藩或虜中而俱得脫還還立其朝而未聞以失身之名加之也何獨公之橫遭口語一至此哉公之父子既堅諱我國之情深觸清賊之怒承旨公幾碎於賊手賴王子衆救而僅免而其孫則終至斬作二段於目前也爲國抵諱不敢爲家累計其孫僅免而有不服頹然猶衷曲莫白而隱默而已也傷乎傷乎父子既陷賊手固不難於一死自靖而曾被保護王子之命其將置王子於何地而爲此決裂乎此可與知者道而難以對他人說也雖神明扶持公之

年踰七望八而古人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極商皓而可念也雖然聖明未始忘公也在田野而特軫宸念累有食物之賜無待於人言且天道十年則一變公之以非罪而坐廢者已過十年矣聖明豈不察公之有功無罪而又無它腸乎公幸健匕箸自愛一朝念及者頓而軫元勳之久廢則其賜環而宣召者特一轉移之間耳況聖明之臨御于茲四十年歷數宰臣中自初年曾列從官而得至今日者有幾人哉將推恩舊臣同此大慶則其起廢而復原職者當必首及公矣且公耆英社中人而余復以年至迫入

公若還朝則余當更以一序賀公且幸余之得與公同社而交致愉快也余益爲日以俟矣

贈金學士尚憲序

金君叔度旣自松都經歷遞授直講還洛翌日訪余而言曰歸旣許一言之贈願子之不已諾也記叔度妙齡擢高第上玉堂夕郎銓部銓郎極選也旣而以御史啣命往就羅鯨波萬里片帆幸無恙歸未幾曰有高山郵官之除時論陰欲困之乃叔度不以卷人而傳舍其官獨悉心營職顧乃亨于官旣病免而來曾未幾何又除鏡城通判鏡城去京二千餘里而地

邊頭營門所在叔度不習韜鈐且重闈無白在堂與叔度相知者皆爲叔度惜其去而惜之者其勢不足以少動紲之者之心乃叔度辭親竟赴乃鏡城既有兵使其下有虞候評事而裨將號軍官者甚多上下鬪傳亂皆通判辨之兵使裨將意叔度以舊從官自處不肯低首下心而叔度乃不然承上接下殫誠任赤己而俱得其驩心其赴高山鏡城也惟以男僕自隨更無護衣篝之侍兒以經累歲不又甚難哉居一年所而乃以官事罷還既而又出爲經歷而松都密邇京師遂便養計而其跡顧不得一日安于朝老夫

忭憒耳無所聞近始知宰相之在亞卿也一日有政
握銓者欲擬之都憲而叔度以一郎官獨難之厥後
其人特被異眷游歷八座遂任喝足勢張甚其所吹
毯睚眦立榮辱人叔度在所脩郄而不至獲罪顧但
沒其仕途而已此不亦幸矣乎國家不幸　大行王
賓天天朝將有賜祭之使而其副則每輟進士之職
在行人者以送故其儐接酬唱之任既以柄文者差
之而柄文者又得自以己意妙揀一時操觚有聲者
以備從事之列而叔度得與焉蓋叔度居平探研竹
素之業而發而爲詩者至是方少爲人知矣即我國

遠而申次韶近而高而順皆以從事在行其選和之什特爲華人所賞大著聲稱匹士能光國者非是之謂乎我國文堂大提學固執牛耳而兩提學次之郎官以下則備養於東湖之書堂者皆從來提學之選迺華使之來則一時握柄文者爲遠接爲館伴東湖之文士爲從事此其故事而自兵亂後東湖書堂廢不復設特選郎官之能詩者爲從事此是近例也世常說金佔畢與徐四佳論文不相下遂失其意迨四佳病就將遞文衡而不薦佔畢佔畢遂不得柄文然佔畢之名日揭海東至今媍孺猶道之而其他握文

者或爲其所掩而不甚著則豈徒尚其芬至之名乎
哉要看實以副其名焉耳叔度今就以從事發軔藝
苑後日爲提學爲大提館伴遠接者實自此而致之
叔度之詞藻實得之外庭林塘相公之傳而其進未
艾噫盛年不再分陰可惜願叔度之謝絕他事劇意
騷雅振頹習闡正脉以自婾快而大擅其業則實大
而名隨之者誰得以禦之古人之糠粃名宦揚扢千
古斷然自信者惟在精核二次以求太上而爲異日
不朽計耳願叔度之終勉之也

奉送趙僉樞存性如京序

趙僉樞守初公肇賀至表將有金臺之行瀕行訪余
求一言之贈余謂僉樞子前此未有斯行乎僉樞曰
昔年性衣繡衣以行臺相值於遼陽之懷遠舘固同
城中之游覽矣意所謂昔年非若再世而余憒憒頓
忘之蓋心神之衰落如此能復有何言語貴君行色
矣乎雖然君既有求可遂嘿然而已乎夫道途所經
凡有古跡輒以探討爲事金臺之行未有不然者試
以遼陽一城言之則古跡莫尚於華表柱柱在北倉
丁令威秦漢間人曾爲倉官棄官入醫無閭山學仙
飛昇其後化鶴歸來柱上而其吟詩如世所傳北鎮

廟正在醫無閭洞壑之南巖石上有呂仙之跡即今
所傳西湖之醒神翁要非真仙之飛游者而其壽一
至百五六十歲而尚存我國寧有此等人乎世傳高
勾麗時唐文皇征東既克遼陽而安市城主以孤軍
抗文皇親征之師延壽惠真來救其城乃覆十五萬
衆而請降城主不少動相持六十餘日文皇竟以遼
左早寒解圍班師賜縑百匹以勵事君中朝記此至
今猶謂高麗長於守城何今日之不然也且也安市
城主獨全孤城名聞天下而麗史顧逸其名文獻無
徵一至於此中朝小說乃謂梁萬春其人因此得其

姓名豈非千古之一快乎聞諸中朝人則安市城正在海蓋二州之界一如高麗之壘石爲城如龍灣說云其言可憑也廣寧城北有箕子井又有箕子廟廟中箕子立像而冠冔冠曾爲爝火所燬者非久而不復建今只有遺址云箕子既都平壤而想行宮又在廣寧故既有井又有廟裴矩之言曰高麗本孤竹國不應全無所據必其封箕子時自永平跨遼西東至平壤盡以封箕子也歟山海關魏國公所設公於驅逐胡元之後輟元勳之班而受長城之寄非以嚴夷夏之防其任特重故耶魏公廟在城中余嘗久留而

不知有此廟遂闕畏謁至今所恨獨此耳稍前有秦
皇島世傳始皇東巡實到此令人遐想千古永平府
即漢之右北平也飛將射虎其跡猶存余嘗問相知
之從才則言石在南山中亦未必真云夷齊廟在灤
河岸上余之朝京屢矣前則只有夷齊廟其後島中
别建孤竹君祠又於大路之西立碑大字刻曰孤竹
故城永平果孤竹國而國都則在所謂故城其廟則
擇形勝地而立之耶夷齊像豐盈甚澤全無採薇不
食粟氣像抑塑匠不復求其肖似而直作富貴人兒
弟像耶將到薊州有橋曰漁陽橋東有山號南山俯

視一城登陟而遙瞰則烟樹千重極目無際即所云薊門烟樹者也城中有獨樂寺屹然高峙可以倚欄四望或言祿兒亦有遺址未詳的否耳城北有山特高號崆峒山相傳黃帝問道之處山之下即所謂襄城之野七聖皆迷者耶易水在帝城西一百二十里荊卿入秦擊筑和歌相送之跡猶可想見蘆溝亦在京城西南不遠蓋通天下陸路之初程而其橋跨河二里橋名曉月即京師八觀之一而易水蘆溝外國人莫得而游賞可歎已柴市與國子監相近天朝於文丞相就義之處建廟名其坊曰教忠坊余所聞者

若是使臣有以余言而得瞻拜於其廟者矣余於己
丑之行往見天壇館夫以余曉華語親余而指示之曰
自此而南數千里直抵揚州江北之岸通是一平野
更無丘陵之阻云地勢若此其寬衍饒富而人物盡
出於其中古今之俊偉名臣出將入相者皆出於江
北有以也五嶽之中華山高泰山衡山亦不高恒山
不高至於嵩山則地中平更無他山故嵩爲中嶽而
一山多花五嶽之外武當高廬山高比泰山五嶽之
遊中國有四方之志者尚難盡遊外國之卒然傳聞
者焉得其詳如遇高人畸士之遍覽者幸質余之所

聞文苑之狎主代長者李王之後豈乏其人可以訪問其誰某而至於講學則陽明以致良知而從祀文廟可無異議而聞有人乃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峻斥之擠又何也今天下莫尚朱夫子而博約俱進踐履光明一世翕然競趨以師表歸之者如有其人幸求其著述而歸老夫亦因以一見其緒論如有得焉豈非平生之一大快事乎余所以送行者止於此而已矣君之歸其亦有以復我哉

贈芝川序

長溪芝川公以元勳超陞極品故事勳臣封君者譜

極品則加府院二字長溪之爲府院君者今蓋十七年矣中間不幸而輦上君子有雅修絳灌之郄者中公以漢法公遂置對作譽人間關遠遷雖蒙恩宥歸來而至今猶在田野間不得賜環還朝以此公之位與年當與耆老之司者固久而猶未也此相知之所共歎息者也記長溪與西潤同榜而進而壽之科第又在一年官同僚志同趨旣而升沉通塞何所不有而猶且俱陞宰列鬢髮各鬖鬖然時復相從則驩然道舊四十年猶一日也則交道可謂全矣余竊視余輩其進雖差後而年齒相先後氣味幸不相殊今

年余以年至得預諸老之後一日僉謂長溪囿一司之老而特以還里未還朝之故未與於國老之列固文事也遂倩人起居公而兼致尊酒公以一絶報謝我輩續和夫以古來稀有之年而衰謝已甚參尋未能任意雖俱在輦轂下而會面談笑未可期其數數況復限以一水界分京外相思難以命駕分手無由盍簪者哉其所以致喟於公之尚在田里未參公讌者我輩同然之情而見乎詞者然也雖然聖上在宥今四十年自嗣服初從臣而仍陞宰列得至今日者能有幾人耶公固舊臣也耆碩也元勳也當上下同

此大慶之日豈不簡在聖心而終無推恩召還之命耶[illegible]而公得還朝我輩開讌席而相勞則上之感戴從造下之婾快暮境者寧有既乎姑書此以待而且於[illegible]後[illegible]當筵唱酬之張本云

耆老所契屏序

東國耆年之會蓋始於麗朝崔讜讜與弟詵俱以故相致仕暫若而人結社優游自樂人至謂地上仙則其音響可想已史稱當神宗朝則麗之中葉也讜實規模香山洛社之遺風而其後又有繼之者入我朝仍隨行爲平時社中人姓名錄在卷中新舊各一又

有生綃廣軸之官銜而署者壬辰之亂散佚不存遂無所考據云記昔年貳尹京兆時與宰臣職居樞府年耆而預此社者俱入齋衙門樞府與京兆相對也而宰臣適尹出知我先祖名寄示廣軸則我八代祖知門下省事諱之彪公具銜而姓手署宛然一時同社者廉曲城悌臣尹桼原桓兩侍中署在其上敬展玩而還之其時小子年未五十誠不自意頹齡倏已古稀爵秩亦馴至九命而得預茲會以續夫八代祖故事豈非至榮幸鮮覯者哉柳香山白尚書洛中富鄭公唐宋前後之會有以刺史郎中得預者則但尚

齒而無論官之崇庳矣至我朝必年至而官二品方得預則豈不尤難哉至於軼典之可睹記者則英廟朝宣德壬子年間議政柳寬等請此會成廟朝成化癸巳申隆寵典賜伎樂內醞珍羞以樂之曾爲議政則雖未七十亦預焉此是社中舊例然也古云人不可以無年信乎其不可無年矣無年則何以有此會也歲萬曆庚戌十月本司以宴日聞賜法醞珍品及伎樂中使與知中事金公時獻承命偕至亂後此會僅再覩而中使知中之來宣內外醞則異數也左右兩相以故事來預因與會中諸老感戴德恩意多盡

驩夜分乃罷翌日諸老詣闕上箋稱謝允此盛宴張大其事俾一時人耳目改觀而垂耀後來者須有名筆上相李公山海負一世詩聲固社中人未及相待乃前一年下世同樞崔公岦嫺於文辭今尚無恙年則至矣格於從品不得預會失此兩人深恐此會屛障中賦詠寥寥如也尚賴左右兩相曾以文事迭主年耳而代長主盟焉文大筆亟賜張皇以形容盛使屛障生輝則又幸之大者而社中諸老之至願

送朴子龍出按關西序

夫關西非古所謂樂浪之墟哉太師受封歷世綿

八條之教雖失其傳而井田之跡可按觀也平時有所謂箕子杖者監司坐衙時以其杖一雙前導遂爲故事而相傳故余於奉使日得以窺覽焉以藤爲質舊物宛然令人遐想千古乃軼於壬辰倭難可慨已宋氏時乙支文德獨持衡勢而抗有隋百萬之師國得以無隕麗朝鄭知常詩才絶高宛有唐調至今輝映編帙此二子者固皆其地產也嗣是以後人才之出視古頓衰或有言之妙清之亂以主帥戡賊者嗛知常詩名軋己旣誣而僇之又剗其所謂文筆峯者使文才衰歇言涉傳疑無足徵矣人才之不如前昔

驩夜分乃罷翌日諸老詣闕上箋稱謝九此盛宴張大其事俾一時入耳目聳觀而垂耀後來者須有名筆上相李公山海負一世詩聲固社中人素所相待乃前一年下世同樞崔公岦嫺於文辭今尚無恙年則至矣格於從品不得預會失此兩人深恐此會屏障中賦詠寥寥如也尚賴左右兩相曾以文事從之于耳而代長主盟高文大筆亟賜張皇以形容盛之使屏障生輝則又幸之大者而社中諸老之一至願

送朴子龍出按關西序

夫關西非古所謂樂浪之墟哉太師受封歷世綿

八條之教雖失其傳而井田之跡可按觀也乎時有所謂鏤金杖者監司坐衙時以其杖一雙前導遂爲故事而相傳故余於奉使日得以窺覩焉以藤爲質舊物宛然令人遐想千古乃軼於壬辰倭難可嘅已朱氏時乙支文德獨持衡勢而抗有隋百萬之師國得以無隕麗朝鄭知常詩才絶高宛有唐調至今輝映編帙此二子者固皆其地産也嗣是以後人才之出視古頓衰或有言之妙清之亂以主師戮賊者嗛知常詩名軋已既誣而僇之又剷其所謂文筆峯者使文才衰歇言涉傳疑無足徵矣人才之不如前昔

則因循而乃其民少推多質祇畏官吏而奉行其令
恐後鮮強梗而盡平治者視他道最易治且如倭賊
之蹂躪諸道也北關則叛民縛致王子諸宰以媚賊
嶺南海西則多投降於賊而服役者地與海西只有
坦途駒峴之隔而中和一境之民乃血戰與賊相持
雖鋒刃死亡者不記其數而終無一人附賊者一郡
旣被嘉奬陞号爲府忠義之聲冠於他方豈非道内
地耶且列邑謠俗毋敢侵入其遇行旅甚有客主意
無論士夫之挈家而歸者即齊民之避亂者亦無不
傾橐而濟其窮此則余與子龍氏亳焉往来時親得

之見聞者雖大駕臨幸此道民不敢爲强悍非義而
然而人心之素厚亦有不可誣者今者子龍氏以判
民部而出按是道人或疑其遷之左余曰匪然我自
列聖而來視兩界特重閫鉞崇品臣按節而往治其
自八座而往者則相望也況今北鄙有胡虜之變西
北之胡相倚以爲勢而首尾一身者也北虜之侵軼
既如此則西虜其肯帖然而已乎西邊方且請纓挑
戈伺變不暇矣子龍此行朝家之委任特重長城之
寄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則其視八座寧少庳之有哉
子龍氏妙年敭歷以才譽特被知遇超躐華顯又以

終始邑衞之勞策勳開府寵光赫然子龍氏之殫思慮而期報效者其心寧有窮哉盤根錯節利器乃別余於子龍氏曰望之矣子龍氏行矣疆界之内其民得無有錙銖不均僄悍而梗吾化者乎或有大豪中猾以至訟師把吏長短而亂吾治者乎數者無一焉而仁賢之化尚有存者民畏其上令出便行俗尚忠義而民風厚者如上所云則下界之後事無難爲者將不在於袵席其民而守宰無得以侵擾固無所事於操切其計而但時有以柱後患文彈治之耳至於人才之詘於古者此在子龍氏振勵而作興之如何

耳畢吏之望風解印綬歸者當有幾人耶余將於此行而指數以待也自數年来邊左右將官之以偵探倭賊而来者一歲凡四次焉而其他各衙門差官之出来者繹騷矣迎候供億之際列邑固已疲於奔命而其費不官辦則民出也奈吾民何此則子龍氏之所當經意而至於夷情叵測邊圉之聳朝夕是虞者面之臣雖兼兵權然治民總戎各有攸主未可侵官而越俎也今乃與虎而冠者分任而共事以講捍禦之略望其相須而共濟寧有是乎此則余不知所以爲說矣

送參議李仲實以千秋使如京序

屬余觀乎京山李氏譜而又嘗作按使嶺南得拜安峯寺諸影子矣亢以隴西公善積于躬斂福弗燿固宜有後文烈直道事君不合則匹馬還鄉公所樹立於公百花軒一絕得其一班其自處者在於雪梅霜菊而與浪紫浮紅殊科矣文忠固以詩禮緹身而文章淵奧寇一世既中制科位躋極品正色立朝百僚肅然從享廟庭衆望所在茲二公實一代名臣而文忠諸父有平章事諱承慶以才諳見任用嘗言於王指文忠為非情仍曰仁復平生所學經濟之術何不

一陳於王乎平章亦賢宰臣也見於史者如此平章
及其後顧軼於譜何也陶隱官至密直提學於前朝
將亡廢斥還里於臣節甚明而特以能詩爲牧隱所
盛稱同榜爭名者於時嘻嗾奉使者[illegible]目杖殺詩人
之忌技枉死人一至此耶安峯寺隴西公影子在堂
中前面其子孫各以其次有影或無影則族裏面書
其名陶隱之影白皙韶顔有自贊今聞壬辰之亂兵
火適不及寺諸影皆晏然如舊若有神物黙相而護
持者謂非天幸而何哉記昔年李通禮誠亦京山之
李亦余李氏譜族其族甚廣族中有亭文而忘其作

者之名儱西公之主簿乃冢直公而余九代祖政丞
英毅公實寔直公婿倩名在廣簇而只曰宰臣盖其
毅未入相時序文也亦廣遠矣通禮以余先祖載名
之故示以廣簇余依據作簇失於亂離今若求之後
孫有置此簇者而謄作譜簇一如舊簇則豈非明譜
系補欠闕今古之一大愉快者乎李參議仲實公奉
千秋箋騰裝上國徵言於余參議曾以繡衣朝天凡
沿路環詭之跡皆所目擊而縱觀之者不必覼縷而
擎表如京者節日之使率七八個月則竣事而回送
行之詩篇一語唯擧諸次所及譜文而結撰則自異

於他作而別後離索之中一展閱而有可以慰寫愁者或在於此也仲實以為何如其還也幸有以復我哉

送洪鶴谷瑞鳳出按關東序

我國家深謀廊廟論議朝廷者率多科擧中人二百年來以惇士業連世登進者喬木世家固比比也粤在英廟朝又就科擧人妙揀詞學之士特給恩暇使之諷誦墳典課其結撰而專責其操觚俾肆力於文藝以需異日之用命之曰讀書堂後來典文柄而執牛耳者固在於大提學而其次又有兩提學其郎寮

有藝文應教皆從書堂而進士大夫得預其選者人皆艶稱之至 先王朝三世被選者始有南陽之洪東萊之鄭韓山之李其一家又各自有柄文一人不亦希覯而特盛矣乎惟君妙齡擢第蹤踐藝苑名聲燄然頃年以從事隨遠接使儐接頒詔使實今大提學李公自棣郎寮中妙能文詞者而帶去而君與焉李公到江上以病辭遠接後遠接前大提學李公仍帶而往還旣而君被抄書堂未幾中重試榜眼而陞堂君之詞藻固得之家庭而長溪公即君岳丈之乃翁人或謂君無傳長溪之體栽君必自知未知其

信然否也關東素稱靈仙窟宅海棠鳴沙在在絶境而山川之秀麗明媚又甲於我東君之此行按節觀風福星一路野人懷惠其民俗稚朴鮮簿牒長日事簡捨吟詠無以消遣客况巡旆所到即以其麗謠觸目興懷肆筆成章將盡文其靈秀之境而山川之奇絶又足以相發昔張燕公岳州以後之作又長一格得其山川之助者爲多君既長於有韻之文而山川之秀異將衡相發豈但長一格而已予異日以文學而爲提學爲大提可坐而筴也恨我年老未及見之耳至於楓岳一山白玉峯巒聳出海上宇内名山此爲

無兩華人切切然求其模寫以送今首輔李相國赴
燕之日嘗因其懇而諾之擬送畫師摹其內外山要
畫得其各様面目送之中華余之少也暫得登毗正
陽但恨童稚之年不得領略今老矣無緣一遊其中
秖令言及之而神爲之馳如果模寫訖功遂成各帖倘
可寄惠草本令我挂之中堂以少償暮境卧遊之願
否

題尚方契屏序

尚衣院者即古之尚方而獨未褫罷所謂斬馬劍者
不在焉始以古今之異制也以其人主之内府故稽

門特設於闕中提調二員皆宰臣兼之而副提調則
每以都承旨兼爲郎寮則正以下凡如干員主簿及
從下則職掌有由而匠役分屬爲本院帑藏惟提調
得以出納而凡有諸匠技藝之應造者則提調輒以
其具授之郎寮各以所授程督其分屬之匠而課其
功後此其故事云壬辰之亂吏胥及諸匠盡於死亡
還都之後稍稍復舊而立役者猶不及平時十分之
一且工役細瑣難於就緒而易至生事其最可虞者
詔使之來膳行物件甚多一不中或未及則該官之
罷免恒由之老夫之忝提調所睹記亦屢矣乃於今

年前後詔使之來獨無譴責而安於其職諸君皆謂
此誠甚幸而又官事合而萍梗散之不常不可以不
記即古所云繫情防散者也又焉可以已乎郎寮之
中正則固以文班數歷雲衢而主簿以下則多由達
榜方礪志儕士業而乃未以大科進階於京官可念
也即郎寮之調遷不常雖俱在輦轂下而旣遷他司
則固已萍散矣又況有外補之分手離闊者乎凡同
會而修褉者每於山巔水涯而今乃以道喪而不致
只摹書本院衙門以識歲月而老夫又以前據因諸
君之意即不得嘿於言非敢謂嫺於辭也

## 送李僉樞壽俊如京序

李君台徵如京賀至瀕行謂余宜有以一言相贈余亦念君之求於余者旣勤款而寂寥短章未足以盡所欲言者寧失之冗而有不暇計也君之此行余蓋再矣而余則倍之其道途所經山川故迹容有人未及知而余之知獨詳者請得以歷言之以備君沿路訪問之資也當壬辰亂初余承請兵之命自龍灣馳赴鳳凰城行過所謂關門城者山下有雙轎鋪在路左問之則劉員外與袁主事擔轎乘馬往見山上蓋蘇文墳塋余之到鳳凰城及往遼東問蓋蘇文之墳

則人無知者但聞詔使薛藩之來也亦歷見蘇文墳
於開州城墳前有石碑云其墳之在此似可信也遼
東北城外有太子河聞上流三十里許臨河有石城
相傳李世勣之征高句麗圍此城城中粮絶
援不至太子自城上投河而死高句麗都平壤太子
不應遠離國都而來守遼東地孤城或莫離支之
[illegible]此城而冒稱太子耶書籍欠考未可詳也至於
[illegible]北倉葬表柱則或傳丁令威杭州人漢時來
[illegible]令官後登仙化鶴降臨於柱或云丁令威固城
[illegible]入說無間山學仙梔花洞聖水盆此其遺迹

令威化鶴來鳴于華表柱此則當證之博雅人自悚遼館門南望千山峯巒秀麗城東有槖駞洞開皆遊賞之所而千山去館六十里山有香烟寺寺前石上有佛迹云城中鄉賢祠有管寧王烈位牌令人遐想千古學堂之額有大成殿三大字又小字注曰朱某書乃臨摸於潼州而來者云城上有看花樓望京樓北城外有太子河皆可觀也自在州在北城中而接化者居焉東則高麗西則撻子云城外八里站之後山即首山嶺嶺之東北有石峯高峙俯視嶺即唐文皇駐蹕山云城之西北隅有白塔與廣寧雙塔皆文

皇征遼時命尉遲敬德以驍將名而不領兵得當一隊額以閑漫左一之職從行營塔而已豈敬德拳敺道宗之目之後上眷顧衰不之信任而然耶抑其才只長於馳突用鬪而將兵決勝不及於世勣道宗而然耶資治有世勣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之文遼水即三叉河世勣渡遼方至玄菟玄菟想在海州衛不遠地而今未能的指其處矣蓋牟城即今蓋州衛明在遼城西南而資治註云在遼東城東北抑又何也安市城則遼志謂在蓋州地山上而人謂太子城及安市城皆壘石爲城與中國磚城不

同雖未目見其言殆不虛也醫巫閭古云即幽州鎮山幽州即今之廣寧也城外稍北舊有箕子廟相傳有箕子立像而戴冔冠嘉靖年間虜火焚燒像與廟無存今之存者只箕子井也抑箕子封朝鮮跡有遼西而廣寧即在版圖箕子行都或在斯地而有廟與井耶又其北有北鎮廟登之醫閭詞壑舉在目前傍有呂仙岩鐫字石上其仙蹤所到黃鶴岳陽去此遠矣豈朝遊北海時飛來過此耶十三山山上有望海寺記余之行曾遇關中人來戍小凌河者問涇渭水之大小則渭水只如大凌河水涇水只如小凌河水

未知其言之果信也未到杏山自路上北望蒼然者即義錦二州界至也逸半清陰先生曰此叙雖逸其半必存諸卷末以備博攷

## 正氣録序

嗚呼壬辰賊變之初參議高公倡湖南起義旅凡檄書通文往復亦牘彙爲一帙不出於參議手筆則出於臨陂兄翁之手一家忠義之辭萃於此編烈烈之氣溢於言外嗚呼其可敬也夫熄滅之綱常賴此以存匪直言之終允蹈之其所以勸臣子臨難盡節之擧者殆無窮矣噫公與其子俱死王事實同於卞成陽而文章則卞無傳焉以大科壯元而死節於賊手

公又同於文信國而信國二子只病死於道路而已
又非公之二子先後殉節者此也公之一家所成就
豈不亦卓絶鮮覯哉處承明賜長暇而以文章著紆
黃綬與鉅郡而以廉白聞提烏合之兵抗猋銳之賊
徒以大義激勵之成敗在天旣不效矣則以身殉之
終以忠節顯公豈非一代之全人哉世之日譽導文
人鮮實用者至此其有不爽然自失者乎昔羅一峯
跋文山帖自謂一字一涕讀斯錄者字字可以釀淚
矣非夫一字一涕者哉歲乙未余有嶺南之行回駐
鳳城公之子由厚氏謬以余爲公之知己來見之一

館出示斯編而請名余題曰正氣錄而併諸[illegible]
之請乃未即就荏苒數歲而由厚氏亦已下世[illegible]
今其弟用厚氏又申前請余豈敢已諾於逝者[illegible]
因此而竊有概矣印行靖節文山等集者出於[illegible]
而乃在兵亂之前淵衷若知有今日而預爲之[illegible]
義計者謂非默契天心而何哉斯錄之有關於[illegible]
者實與是集並則此豈但藏於一家而止哉兵[illegible]
息而議及文事則爲臣勸忠莫先是編剞劂[illegible]
世余斯拱而跋之萬曆紀元之己亥十月某[illegible]

# 默齋集序

自古詞人才子之生斯世常苦抑塞而弗伸或至於夭閼夫既擅不朽之盛事則於壽考通顯世所歆豔者理有不可得以兼焉無亦古所云去齒而足之喻耶唐之四傑詩道盛矣概其平生謫淚千古論及東方則若近世之默齋沈公者亦足以悲矣公幼而清令生十歲即知綴文既踰冠擢第上玉堂賜長暇爲臺音蹟跡無不遍而覃思結撰日操觚有聲會柄臣脩郤於公父子有黨而仇嫉者希旨用無名書誣公劾繫豈訊竟死三木下昔漢廷之惡洛陽少年者不

過處之三湘間而公乃殞於非命噫嘻亦不仁甚矣丁酉改紀貼無名書者服罪公得昭雪而命復原職然於公則何及矣嗟乎天予之而天奪之者固無容人力於其間而天既生之人復折之者豈不尤商憯可哀也哉竊聞之在　恭僖朝風雅競鳴而容齋狎主齋盟至今後死者誦法不衰當公之恩暇績學也實容齋秉大之日公嘗北面而亟被稱許則公之詩可知已浸假無死綸而不息廓而大之則玆所就業豈其纔焉而已哉不佞嘗目公詩稿未果卒業雖從無見解不敢妄有評隲而窺覽一二頗有涪翁氣味則

容齋之所嘆賞益驗其信然云公旣位不稱才年不及踵中道而歿歿以奇禍其一時駭機之慘隔世聞之者猶爲之氣塞况親爲其子者當何以爲心耶守簡氏之追慕皇皇手先稿若干篇而思所爲不朽計者寧有旣乎往謂不佞宜弁其首荅以詩有學夜啣寃閱幾年序求玄晏愧才綿之句旣而迫欲得不佞言噫今世憐才傳顯於順風加聲之地者未易其人則余言豈足爲公之玄晏而遂重洛陽紙哉余特勉副其意而稍爲論敘之云爾公諱思順字宜中官至副提學默齋其自號守簡公之季子云萬曆戊子四

月下辭

記

## 龜峯別墅記

白州之南瀕海僅五里有淺山自題山走勢伏而更起橫貫曠野風氣所蟠蓄而不散迴旋環擁有如拱揖然士之居者呼以龜峯其名自麗朝已然今則姨弟李正仲所居正直其下自余在洛時正仲每詑其居之勝余耳之而未信也暨余居守松都觀省延城道白之南境正仲出而迓余邀余就其居余辭以行色之怚而顧其情之勤不可負逐偕往而登其堂則碧海萬頃襟帶東南灝氣入簷帆影飛空堂後松檜

環山翠色長春前則農歌于疇而草滿乎陂壇花遍開階竹蕭森翅鶴靜立白鳥飛來皆足以供詩料而添勝槩也正仲乃酌以流霞觴余而言曰世所云異每在人迹罕到處深山多絕險遠水難窮源幸一得而不可以留也則抵暮促促而返悠然寄興其以常乎旣不可常則金膏水碧物外奇寶時一過之寧可以爲吾有乎孰若吾堂春夏俱宜朝暮無辰不勞蠟屐不煩携坐對群峯平挹歸雲野色一覽盡得者乎兄嘗喜遊方矣其以弟言爲然果有以當兄意則堂之額其將以何名也余

曰弟之言良是矣扁名非草次可命而抑又有一說焉山之於地小則培塿大則嵬峨有未可以數記而其間俗[illegible]俚不可聞於人者固多矣茲山也處不甚高而名則佳古人命義雖遠莫之詳而其爲吾房今日之有則似若有待而非偶然焉耳龜之於時蜀峇歸藏之義也故不偶於時者恒取之曳尾之譬藏六之辭自古而然今可以獨無乎吾房以有用之才得一命而見躓於世來尋故居花木依然海山猶敀事少而閑寧不厭日長而濁醪可斟郤掃深棲夢絶榮途有時扣門者非園翁則野老相與談農竟日争

席何嫌而又烟嵐變態景物相尋琴書一壁俗氣都
祛頹然自放享清福於田野之間而不知歲月之忙
則得趣於龜巖之義者既不多矣乎又奚暇於外慕
乎哉而堂之扁又何可以他求爲哉正仲作謌曰音
哉言乎第之心兄忖之矣記而揭之兄無用辭

## 歛就堂記

迨之衙治觀德有亭歲既久敧漏殺頹家兄出守之
年之冬即改而新之然面勢卑湫周是爲慊越明年
乃相地於衙軒之東北隅啓地面陽厥勢高曠般倕
按其規制纍甃不施丹雘粲然如雪之白迤檐以周

植藝蒔與竹功旣訖落其成而樂之寢處恒於是旣
樂之而寢處焉則堂不可以不名也大字揭焉歛就
是扁余省親而來宿而信仰視楣間恫乎未得其義
家兄牖余之恫曰夫韓子詩者非汝少而學之者乎
歛退就新懦非韓子之語乎余與汝蕩跡蟾宮在於
一年經幄鑾坡步武相接鉛臺淸切余出汝繼然造
物多猜盛滿是仇駭機潛伏而茫乎其無覩也一麾
出守余得延府曺未數月汝居守松都兩地無百里
親年日西飛甘旨之養卑城之奉余得以兼之一日
養不三公換者半山詩而余得以有焉夫旣退矣大

府之蠢尚懷愛日之情始遂是所即者懦而所得者
多矣追思京洛窖海之驚瀾至今有餘慄焉韓子詩
者殆余之樂石矣乎退焉又退常若懦夫焉則趨嚮之
之悼尚可以鮮夫柳又有一說焉自見逖乎斂華就
實非新安夫子乎兩地生賢永壺喬嶽乃並一世師
生傳授道統有歸可謂盛矣而延安之號適與二地
冥合殆非偶然者觸類長之因名思義固學者事而
況守茲土者乎想其函丈之間一言一話莫非切實
而卒之自得之要不過曰斂焉就焉而已其言之約
而盡爲如何哉曠世相感人之心也千載吾爲發並不

蠲西林感慨之詩爲然也然則吾今日之所當從焉者捨此何以哉曰有孶孶收斂精采脚踏實地凡世之紛華波蕩有不足以動吾中亦可以免夫畏途之沉冥者乎余作而言曰大哉扁乎始爲韓子汨濁之約也衆之所趨而斂而退羨乎外者已寡矣然豈爲考亭向裡就實刊落其華從事身心內省不疚屋漏無愧俯仰浩然樂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而發爲政之本端聽治之源訟焉息吏焉畏民焉[illegible]不[illegible]豈在是矣而豈他求哉家兄曰沒之言亦庶幾乎知扁名者矣盡書之以爲斯堂之記

## 安平硯記

安平清之以王子貴而臨池之技冠絶東土至追配松雪至今人得一赫蹄爭自珍玩視若拱璧其居平所蓄法書名畫及竹素之帙沒入之餘流落世間者亦復不少皆有印章可認也記余少時嘗見道衍詩軸中有成謹甫諸賢之作而安平題其首以朱筆戲寫梅竹各一枝其詩有一枝梅竹相思信千里江南兩地心之句其筆畫精光奕奕射人可敬也余曾見友人所餉安平書標題倭紙昌黎集親自點絶者東萱堂墨刻蘭亭軸其中流觴圖及記之定武本妙

發善本皆在焉軸上下面俱有安平手題絶句册若
軸足稱絶寶而墨刻緣傳着不還昌黎集則於亂離
失之至今往來于心亂後僅得匪懈堂帖而尚未粧
績以為愧矣以安平之嗜好特在於書畫緗帙而非
精好不蓄其文房四友亦必極其名品而不苟率也
古所謂恭郎百好俱第一者視此當内遜矣安平別
業在德水數年前農夫耕田於舊基鋤犂所及鏗然
觸發遂得古硯為閔持平有慶所有而餉之代言朴
君說之余聞而請見朴君出示余其硯青黑色豐其
下而漸殺其上離下半尺許剗去其左右兩傍為外

凹半圓如琴首狀上有墨池甚濶硯長計可周尺之尺有三寸厚一寸餘剡其後面而稍穿之以其兩頭成足形上面之底横作凹盖欲硯子安置者也墨池於出地時被鐵器觸傷而缺以同色別石補之此硯體制奇古色品又非出於我國者決非尋常人所蓄而又得之於別業舊基蓋爲安平之古物明矣余嘗攷格古要論論硯品廣東肇慶府端溪下巖舊坑硯石第一而色青黑正狀此硯抑安平購之中國或不然則必得之於日本而自以己意創造者矣噫安平之卽世餘百年而其後無存其耕種於舊基誰得以

棐之盖年年已然而兹硯之出乃在近年而又為朴君所得朴君方擅操觚業赫然負當世稱而日事筆硯間硯之托於朴君亦為得其所矣不謂之有數存乎其間者乎朴君其寶藏之永為潘南世守之青氊奚而不可也余因此而有所感矣古人云人生尤物不必有時一過目驚老醜此謂尤物之未易得見幸而得見則必閱數十年之久而壯者已成衰老之謂也余則墓木已拱而乃得見此後日之再玩此等奇璉寧有期乎俯仰人世感慨係之遂書所感而求證於朴君云爾

書

寄吳遊擊宗道書

自聞節下遭讒解任日夜猶冀暴白見寃之狀還履職事而乃久而猶未或傳將遂南歸不勝缺然貴鎮只隔一衣帶水而音問乃不得以時相聞以慰阻思況駕還會稽則山川間之萬里相望鱗羽之傳渺無其期令人惻惻不能自已言念前日盍簪實是天幸雖區域有分而生並一世屬天朝拯救敝邦而節下儼然辱臨行間仍往來留駐于漢水之上而鄙生乃得趨拜于所館之宇下曲蒙傾睞輒以粗解之筆語

不假傳譯獲披心曲談笑無阻遂至情親南邑近海長節下西還班荊之別遂成谷天猶幸節下來鎭盖州又移鎭鎭江通我敝邦時承惠音以慰阻悰長願陛授協守之任以惠綏我小邦而尉薦未加董逴先中投杼單辭直而見枉我國伸理之咨亦不省錄耶浩嘆奈何賢季之還敢問起居並呈薄儀少伸下悰臨書壽結萬萬難盡伏幸少垂台亮不宣

答陳嗣宗書

一別忽已累歲意左右隨幕府還鄕放情山水間遊賞自如甚愉快也玆承赤牘之問始審行寮被倫見

一空歸去無計滯留邊城旅食送日客邊千辛萬苦何可堪也每想行旆在此時相聚笑談傾倒心曲新知之樂此生難又徒有飛夢之相隨耳茶筋二十謹領來義孫感不已示畫敎將梅四張竹六張共十張呈似幸留以爲旅窓之玩何緣奉拜雖然道舊耶仲秋乍涼千萬珍愛以慰遠懷不一

上王主事書 士麒

鳳洲老先生之高名日揭中國中國之人三尺稚孺固已知有先生而海外遐賤乃寘然獨無所聞知昔年黃翰林之頌名敝邦也從其行掌故者始得聞先

生詩文空同之後一人而已自是切切然常願一窺覽全集既而因赴京之行而購得四部稿雖偏荒末學讀有不能句者而猶覺其深意巨力有大海迴瀾之勢竊自語曰先生既執當代文事之牛耳而賤生幸得生並一時乃限以外域不得渡大江歷閶門而伏謁於離贅之園以望下風而聽餘論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望而發歎也於萬曆己丑以奏請事有金臺之行行到遼陽適逢南方茂才於逆旅中贈以詩曰大海文章迴紫瀾齊盟狎主有新安平生空抱執鞭願悵望南雲不可攀雖鄙不成語而其景慕嚮往之

意則抑因此而可見矣既至京師閔先生方以秩官
尙書在留都而閣下又登其年大科私自聳喜其從
四年而敝邦不幸被島夷之禍在甲午冬文以請兵
請糧奏使如京雖疑信互傳而先生已棄後學矣自
此仰止之心邈無所憑依緣前所有四部稿見失於
兵火又得他帙而歸至今尊閣之案上矣兇賊退卽
南邊廓清天朝將官自戰所回到王京而晩聞王遊
府實太倉人與閣下同鄕欲亟聞先生平日事遂敢
唐突謁見而遊府不以為罪賜以溫言乃敢以一書
仰冒起居以附遊府之行少見平生區區之下情知

勿鄙夷之而辱賜回帖則幸矣聯璧呉公曾遊
臨紙悵然并冀台諒

答馮參軍書

東國輿地誌東國通鑑二書平時固可得而兵
燹籍蕩然東征各将官來到藩京在倭賊幾日
故有得之而持去者賤生久留遼左東還義官
於他人以此書籍絶無得者須雖從人求索了
難得豈敢秘而不呈實無所得而然也如費尊
則豈敢慳惜以負尊指金剛山圖曾與漢陰李
量須得畫史妙手一人委往精摹得畫其面目

意則抑因此而可見矣既至京師閤先生方以秋官
尚書在留都而閤下又登其年大科私自聳喜其後
四年而敝邦不幸被島夷之禍在甲午冬又以請兵
請粮奏使如京雖疑信互傳而先生已棄後學矣自
此仰止之心遂無所憑依緣前所有四部稿見失於
兵火又得他帙而歸至今尊閣之案上矣兇賊退回
南邊廓清天朝將官自戰所回到王京而晚聞王遊
府實太倉人與閤下同鄉欲亟聞先生平日事遂敢
唐突謁見而遊府不以為罪賜以温言乃敢以一書
仰問起居以附遊府之行少見平生區區之下情如

勿鄙夷之而辱賜回帖則幸矣贈墨吳會遣一

臨紙悵然并冀台諒

### 答馮叅軍書

東國輿地誌東國通鑑二書平時固可得而自書籍蕩然東征各將官來到藩京在倭賊幾日故有得之而持去者賤生久留遼左東還哉百於他人以此書籍絶無得者須雖從人求索了難得豈敢秘而不呈實無所得而然也如貴價則豈敢悋惜以負尊指金剛山圖曾與漢陰李量須得畫史妙手一人委往精摹得盡其面目

未易就未能遠到尊索愧惧兼至活參小邦不足
種之法採來數日便即枯萎寧保其根荄無恙耶
數千里之程乎以此未得依命蒙索答樣俱未之
有如托故者然死罪死罪而情則不然高明可照
也

答馮滄洲書

東土一不祿先王奄棄一國縞素通喪方切擗踊訃
寔自金臺而還也方追餞於三忠之祠得奉厚意
辱臨敝邦又得屢承晤睞輒以粗解之華語不假口
傳譯抵心曲談笑無阻遂成莫逆追惟此會實是

幸竹旋西還渺然各天解手相思悵然疚懷繼而一
家不幸家兄議政一疾奄逝荊花遽瘁殘生僅存滿
目悲涼雖生猶死安得為起居平善乎酒翁金議政
於又下世浮生可嗟今古所云良可慨也昔日追遊
尚復係念遠寄惠音副以香墜香袋金扇而息香則
多至二百盛貺種種實深感佩中朝近代大家滄溟
弇州之文幸得寓目而頗多難曉處今聞有評解弇
州文抄云且聚得楮遂良所書漢書公孫弘贊愛玩
不置而忽復見失此兩件冊每欲得見而其路無由
適家姪判書尹昉以謝恩副使今月初登程如京幸

於其還圖得兩件冊附於家姪以送如何家姪卽議
政兄之主児也滄溟文其無注解可得見者耶簿儀
另具別幅別思蓄縮千緒臨書惆然惟祝珍衛倍萬
以副海外慕用之懷不一

寄金相公書

別來凡幾歲矣昔日相聚實天借其便此生難又弦
矣旣分茫未知起居何狀其勢然矣赴京人還有傳
左右以操鍊事來在永平城中未知兵備請來而鍊
兵耶聲聞比前旣通而無由奮飛置身於灤河之上
以承緒言如疇曩之爲耆浩歎奈何別紙所稟并并

鑑察辱賜垂答如何衰病侵凌伏枕作此不盡所懷

寄中原人書

山海一拜忽已四年未聞台候動靜每切瞻係今始審提兵過江遥指南嶺如平壤先登之功指日再見而釜山之倭真若釜中之魚為不足平矣東人何幸乃見石將之再臨耶俟旋節抵京便當趨謁以伸下情今値鄭通官之進敢達區區之誠伏希台諒

答海嵩尉書

日昨伏蒙令恩送法醞一壺出自內賜拜受以還感懇交并數日靡定亂離之後衰朽餘生未遂填溝壑之

得荷寵光錫之扶衰却老之方異恩汪濊出於夢寐之外非微臣糜粉所可報答其萬一也未死之前亦不敢自同於凡草木惟有晨夕虔誠願聖學之日躋于高明也緣今差祭諳陵所今始仰答而循復略叙啣恩悚惕之意亦不敢他及也伏惟令亮

又

近者連奉令書筆翰殊可玩長進若此令人極愛敬即晉時王大令我朝宋礪城其人也但未聞兩豪書通畫法如今公也不亦比前之蕭黃具全乎今送世説新語極可觀魏晉風流清談盡在於此又續以唐

時綺麗語展卷寓目便可忘倦異日當面悉惟是令
炤謹此復

又

今觀令所撰仁嬪墓誌簡重典雅甚得金石文體無
以加矣第末端摘諸幽云者似當用於敵以下韓於
孟作此語蓋得體不害其詞之倨也此則似當尊其
語鄙意欲作不敢辭幽堂之誌云則如何韓文劉統
軍碑有幽堂之銘之語幽堂云則其語尊恐妥也如
何惟在令更加消詳只此復

又

即令令起處何如令曾謂我宜額令别寫余以恩俟復之每欲作記若緣無暇日未果從當結撰令曾求二王帖令適得之輙敢呈上餘俟奉一謹白

## 與柳西坰書

此帖乃韓判决尊文脩之所玩判决居平篤喜自庵書此外常所臨模又有數三帖此則其啓手時手自封題永訣之語以寄余者也亂離卒不見失每一展玩追思韓文對卷悽然抑自庵之筆即詩史所謂尚骨立者也此時與自庵親弟金生緒比縣作宰金時令永平出示所藏自庵帖特雄偉帖首将王蘭亭展

而大之衆體皆備尤可珍玩永平語余曰家兄未嘗用筆工所束揑揑筆只將羔毛作片夾於冊子中意到當寫則自束羔筆而寫之云而筆勢森嚴如此可歎也愛惜多年未嘗輕以示人適不敢秘於西垌今有賓聽之命敢即呈上須勿污涴勿淹滯令賤生終負韓丈之托也向見韓生濩輕此帖金公玄成又素滿韓筆抑一世絕技不容獨擅而隨疵纇於具眼者耶金公想同咎於啓辭輩更證正之老病不得參於齊辭之啓敢有此瑣言俟罪俟罪

答張翰林維書

卽令待侯奚若前日待去史綦縣吐冊子還辭如何
左右於陽明獨喜其說之超詣謂其眞是以高出於
諸儒之見而多所自得旣求見全集而服膺不斁夫
象山譏斥晦庵而並從孔廟兩廡之祀議者猶痛朱
陸之並列至於陽明則　過象山不啻倍蓰其詆徐
司成書至以朱子比之楊墨其他論議顯斥朱子其
曰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者
其為言雖不盡瑩云云令後學痛心疾首而傷其譏
斥皇明文人於宋儒例加詆斥而弇州猶曰陽明不奈
及講學一事則其他勳業足為一代偉人惜其因學

問而妄加譏詆朱子云後有徐郎登叅學福建於每邑孔廟大書陽明之罪曰以學術誤天下後世云云大槩其意如此未能記其全文其議從祀也南人皆右陽明北人皆斥陽明而南論特盛强以陽明從祀而非一世公論也至今士論痛恨者多總之陽明旣立異於朱子則後學當法伊川所謂佛氏之言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之云而不可以喜其新異之說而陷溺其中也若曰其文章可觀則古今文章凌駕陽明者不少矣奚獨取於陽明之文乎當左右無卯酉之仕篤志學問之日乃枉費功夫潛心於可絶之書

甚爲無益而有害故敢遂言之如未相契幸一言示
之

答中原人書

西郊之別忽已幾歲一念依依常係節下茲蒙台翰
遠問副以種種珍貺聖教序越扇息香池蒸俱已拜
嘉感悚交切昔年微聞林郎中傳說之言輙以貴胤
無恙德報於吳相公之行今者林郎中在鄉家見其申
禮曹之辭乃謂其胤不幸夭折人有恒言仁者有後
天於吳氏之緒獨奈何曾不少延其似續之人之命
耶悽呼惜也承審移鎭鎭江此與敝邦地方只隔一

氷而無緣一造營門以望旌麾之色引領西望覩奕
跳去今因相公之還敢問近日起居不腆以伸微忱
若許下史收納則萬幸也物侯向暑惟祝若時珍愛
以副區區之望不宣

邢軍門前揭帖

近日不審轅門動止何似小邦橫被搆捏不能自明
其於為人辨誣固知不暇而至如事由敝邦維於册
籍則不可不痛陳其冤竊聞原任叅謀黃應陽自上
年八月因縻遼陽迄未見釋蓋以宣力小邦仍招怨
詬未免抵諱將陷大罪迫可悶也不穀於壬辰之歲

汗披倭禍敝邦兵力極弱無以抵敵兇賊惟有出奔
西路以通父母之邦請出師拯救而已賊鋒將迫漢
江不穀避到平壤其渡臨津也不穀又至義州無非
爲此計者其情誠可悲矣其間乃有流言沸騰或謂
不穀引倭一妥犯上國之計或謂在義州者乃假稱而
非真國王[illegible]訛眩聽靡有紀極而不穀自信累世事
上之忠全不知人言若此乃於其時應陽同夏遵憲
以兵部差官出到義州非特探知賊勢又察小邦之
情不穀備陳當初因秀吉所送之使以大義責其欲
犯上國拒絕其借兵假道遂深觸其怒以速兇鋒之

状應陽聞此聲淚俱下曰忠而被疑一至此乎因到兵部力陳我國實情至爲不穀之眞以證其非假且上書請速馳援石尚書始審其然題請發兵前後天兵之來救小邦者實權輿於此則不穀之感戢於應陽而欲爲道地者寧有紀乎此外又有舟次南下冐矢石鏖戰壘暴露異域終始勞瘁之功者乎未預叙功之本就讒謗書之毀貝錦無停騃譏㣲加者特以陪隨楊鎬臺之故耳歷歲圖墻含寃莫白恐遂不免爲塞外纍臣之鬼言之良可於邑應陽於不穀非親非舊情勢邈不相干而乃不憚絶險千里以救小邦

為心者蓋激於義理而然也夫人之心如此斯已奇矣未勸為善而終及於禍此固仁人之所宜動心者夫以台尊之明而必賜加察則應陽之有罪無罪不待辯之畢而決矣誠願亟與昭雪特解究枉毋使有功無過之人飲恨於泉壤則不但應陽之幸亦穀之幸而其為後來義士之勸者殆無窮矣情悃所發敢冒台嚴一味悚息伏幸台亮下宣

陳提督前賀帖

聳聽捷音曷勝欣抃蓋節下平倭之威名昭在謝廣天下之人既聞而知之矣敝邦之被倭禍累歲而靡

日日望節下之來庶幾藉節下之兵威得以勦滅此寇而奠安邦域也乃蒙聖天子簡命節下奉明旨領精銳遠臨敝邦固已驚破賊膽而壯我聲勢矣及其舟師截海果收全勝海徼廓清後不再舉殆天意哀憐敝邦之祖先而不棄其孫使不殼徛節下之拯濟而得以再造于今日也瀝腸隳肝豈足爲謝最節下之捷而有四羨焉聖天子矜閔小邦之酷罹兇鋒命將來援前後發累十萬兵千里轉餉不惜費累百萬金閱幾年歲尚未搗其瀕海之窟穴行師制勝久未有以當上心者節下以橫海之師摧破賊鋒蕩掃兇

醜奏捷闕下公卿奉觴稱賀當作如何媮快也是節
下以一戰而寬聖上東顧之憂何其忠也即有倭患
以來小邦之人視之若魑魅罔兩不敢少嬰其鋒雖
間有殺獲未能大挫其勢常視夫兵以為進退及節
下蹙賊于倭橋也極其兵勢血戰連日賊之死傷如
積節下之言我誓不與此賊俱生小邦將官始知力
戰死綏之為榮是節下以一戰而倡下國敢戰之氣
何其勇也島夷猖獗敢肆吞噬屬國僅存援兵東下
尚未有以折其勢而奪之氣獨節下奮然為滅此朝
食之計躬督下瀨之師激勵諸將抗之露梁賈勇先

登碎其累百之艘俘斬無筭送死遊魂殲滅殆盡此役之後醜賊讋伏天威必將相戒不敢再犯矣是節下以一戰而寢兇賊蛇豕之計何其壯也小邦弱不敵強喪師蹙國廟社灰燼宮府丘墟甚至發掘先塋有不忍言之痛古人之言曰萬世不可忘此賊者非謂是耶潘京諸道盡陷賊手死亡暴骸者相望於境係縲爲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今其上下之苟活者皆與賊不共一天者也乃假手於節下得以翦戮而雪其憤是節下以一戰而報一國之深讎何其義也在漢馬伏波交趾之捷特其戡定竊發

之小寇而尚且揄揚盛烈標以銅柱千載而還以為
美談況此賊梟獍稔惡敢懷射天之計其意不止於
荐食小邦而已也節下乃摧敗之洋中建此不世之
績兵興七載始有今日之捷屬國既保而皇威益暢
方之伏波功德百之東征首功赫入耳目勒金石之
勲而綰徽侯之印者非節下而誰哉上之御聖上之
恩次之感節下之賜者豈容以言語盡也玆馳賤价
肅伸下情仍問起居喜溢于中辭無倫次惟左右之
少垂鑒察則區區之幸也不宣

月汀先生集卷之五

汀月 利